



山園圖長卷

白景

胡明樹著  
陸無涯畫

海灘上的裝甲部隊

現代書店發行

96097

## 一 山龜團長之死

大海龜搖着他的特製的槳，很快的就近了岸。

那是一個很大的海灘。海龜登了陸，他舉頭四顧，想找他的太太，他是要來幫太太的忙的。

「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！」海龜叫了幾聲，才聽到回答：

「我在這里，我在這里！」

海龜向着答話的聲音方向走去，看見他的太太正在動手挖砂，他說：

「挖深點！挖深點！把我們的蛋藏深點！」

「一種叫做人類的動物，偏喜歡偷我們的蛋！」海龜太太嘆了一口氣。

海龜却昂着頭，得意地說：

「我們的身體是有甲殼保護的。我們的蛋的外層，是極韌的橡皮質的。我們龜類難道不是得天獨厚嗎？所以，我想甲殼動物是宇宙間最優秀的動

( 1 )



物，其他的一切動物都應該受我們的統治！」

「你不是說過，想召集所有的甲殼動物，來開一次大會嗎？」海龜太太問。他答：

「是的！我早有這個意思。我們海龜是比其他的甲殼動物高一等的，我自己又是龜類的元老派。不用說，舉元首的時候，誰敢不舉我？」

「那麼，你準備甚麼時候召開大會？」海龜太太問。他答：

「我來得這樣遲，正是爲了和龍蝦秘書長商量，應該召集些什麼人選。

秘書長主張住在山中的山龜和住在陸上的蝸牛也一起請來。」

「你的意思呢？」他的太太問。他答：

「我的意思是：蝸牛是軟體動物，雖有硬殼，但跟我們排在一起，總覺得他們不配！可是秘書長又說，爲了增強我們的力量，只要有殼的都應聯合起來！」

★

★

★

一天，在深山中的溪水邊，一羣山龜在開會，一隻紳士模樣的山龜站在石台上，宣讀着一封來自海外的通知書：——

親愛的武裝同志：

天賦我們一套甲殼或硬殼，就是賦與我們一個作戰的使命，這作戰的使命，是要我們征服所有動物，都受我們支配！所以我們發出這個通知，務希凡是我們裝甲同志，都派代表團前來東海大灘上出席裝甲會議，共商一切爲荷！

海龜元帥同啓  
大龍蝦秘書長

聽了台上的宣佈，台下的一位山龜立刻抗議道：

「各位同胞，天賦我們一套甲殼是爲了保護我們自己，並非爲了侵略別人！所以我反對派代表團出席！」這位發言的山龜立刻受到了襲擊，要不是逃得快，恐怕性命也沒有了。

於是會議很順利地進行，終於選出了代表團，那位宣讀通知書的紳士模



樣的山龜就當了代表團團長。

接着五個山龜代表收拾行李出發了。

走了一天，才越過了一個小嶺。山龜團長很是憂慮。那樣長的路程不知要走多久，要是到達了目的地時，而過了開會期間，不是白走一趟了嗎？他要想一個及早到會的方法，越快越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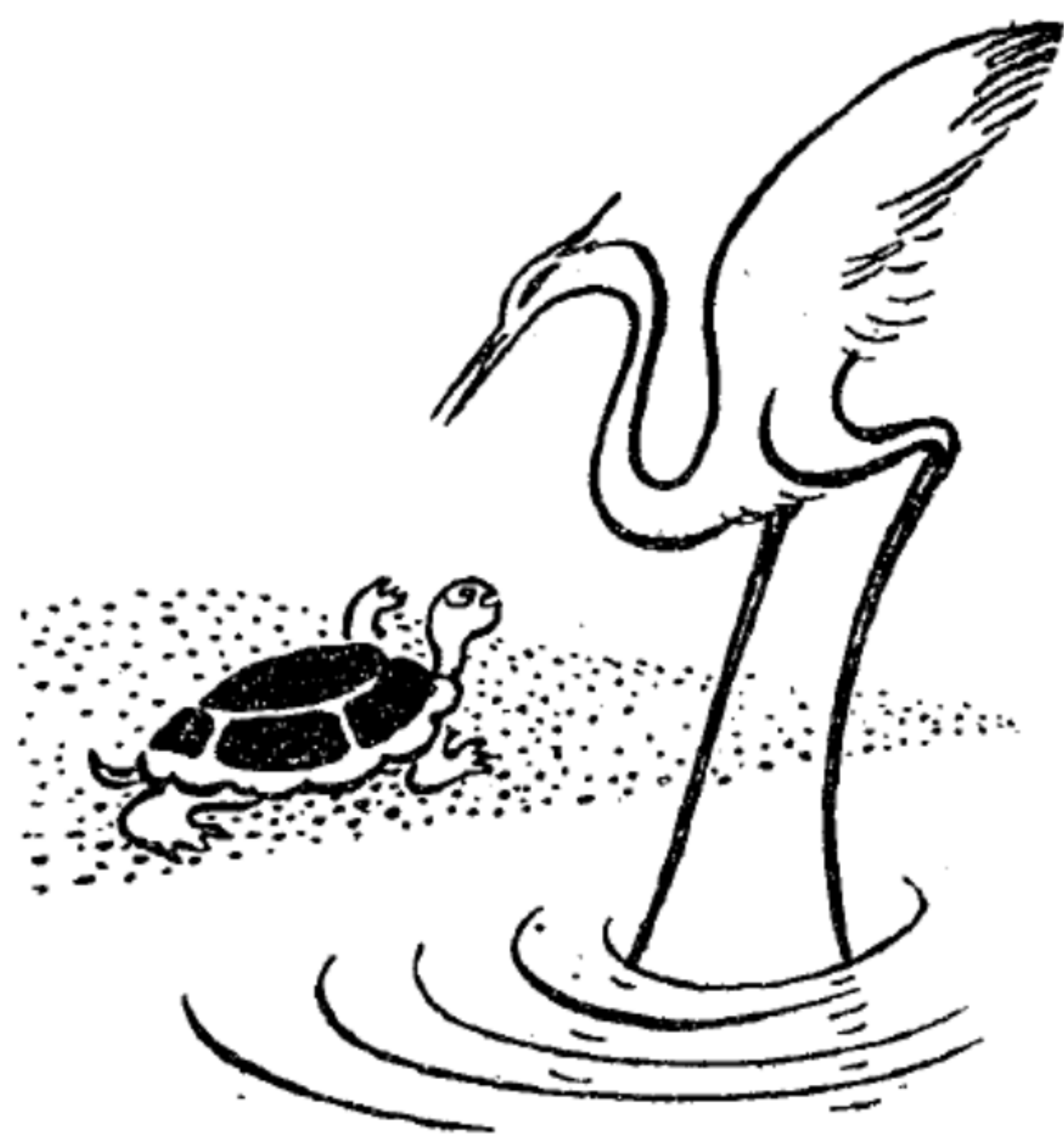
又走了半天，他們在一條溪邊歇息了。

在那里，正遇着一對白鶴，山龜團長向他們招呼：

「我敬愛的白鶴將軍！」

「山龜先生，你爲甚麼稱我「將軍」？」白鶴問。

「因爲你會飛，所以配得起飛將軍的稱號！」山龜答。



「你這樣的高稱我，一定是有甚麼事情用得着小弟代勞嗎？」

「對啦！聰明的白將軍呀！你真是比諸葛亮還要聰明！正不錯，我要到東海大灘開會去！你能背我去嗎？」

「君子成人之美，我和我的太太也正想遊遊東洋，我們可以扛着你飛到東海大灘去的！」

「謝謝你！你真是够朋友！我將來發達了，一定不會忘記你！」

「我在前頭飛，你銜住我的腳，我的太太在後面也銜住你的尾巴。只是你記得不要開口！」

山龜團長吩咐他的團員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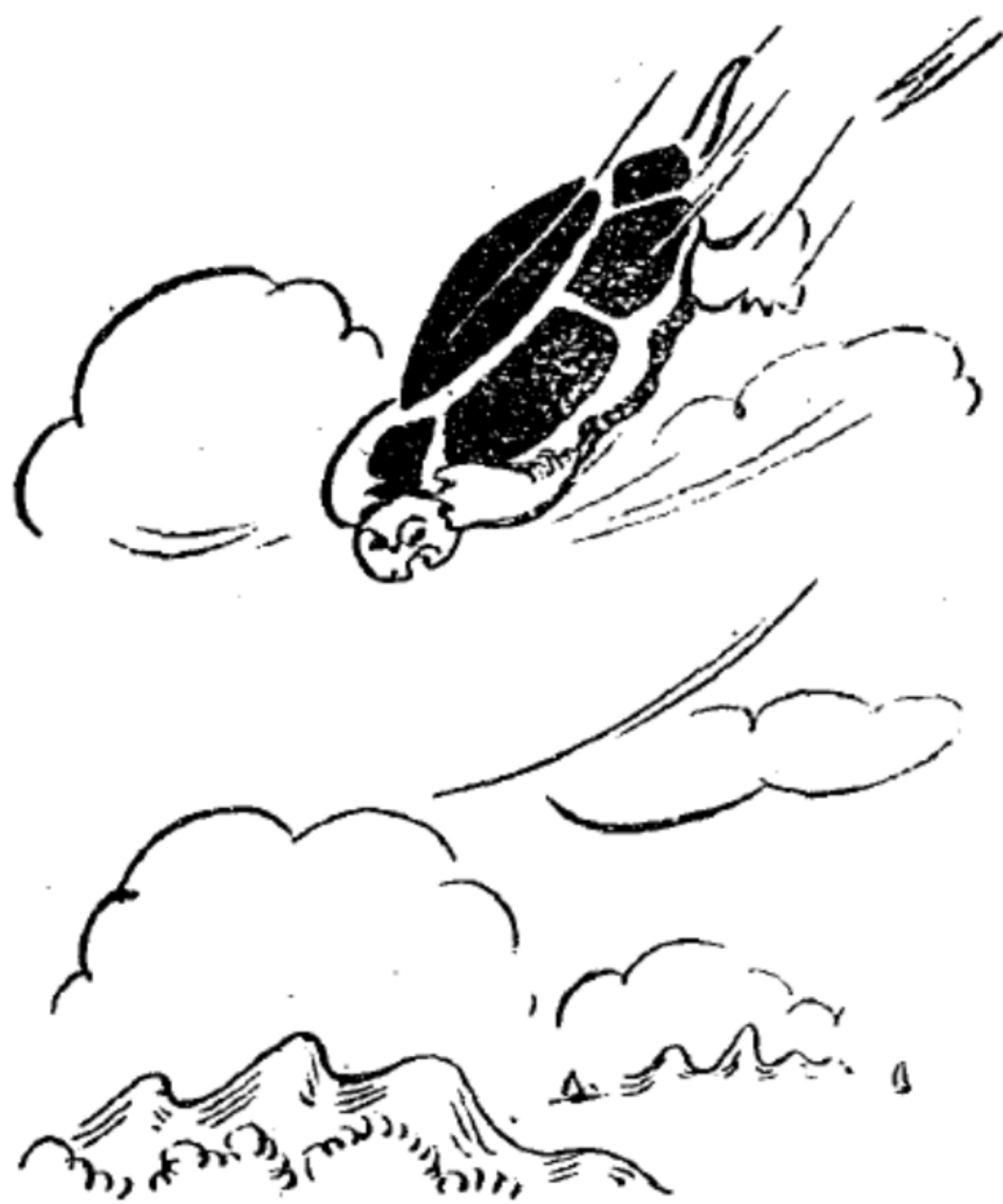
「同志！再見！我先到一步！希望你們也設法坐飛機去！」

山龜團長飄飄然跟着白鶴飛走



了。飛過了幾重高山，又飛過了一座平原，又飛越着一個大湖。他看見湖中泛着巨浪，巨浪衝激山邊。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風景。他想起了一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」的詩詞來，他竟不自覺地唱起來了，但只一開口，他的頭就離開了白鶴的腳，全身向下垂，他的尾巴也脫出他後面白鶴太太的口，在空中翻了幾個筋斗，他跌死在山上了。

白鶴嘆了一口氣，把山龜團長的屍身移葬於通到東海去的路邊了，並且替他立了一道墓碑呢。





## 二 山龜團長墓前

自從山龜團長跟着白鶴飛走了之後，那四位山龜代表仍然千辛萬苦地繼續前進，可是比初出發時已經大大不同了：現在每個山龜都多了一根拐杖哩。

「我們的團長，怕早已到了啦！」其中一個說。

「他還吩咐我們，要我們設法飛去呀！」另一個說。

「我們選舉代表時，實在太失策，爲甚麼不多選五個女代表呢？」第三個說。

「你真是妙想天開！我們這次是出席海灘上的裝甲部隊會議，這是軍事性質的會議，任你是女性的擁護者，也不能邀請她們的。」這是第四個說的話。

山龜代表們一邊談論着，一邊向前進。忽然，他們發見前面山邊路旁有

一座墳墓，墓碑寫着很大的字：

## 山龜團長之墓

白鶴題

旁邊還刻有一些小字，敘述山龜團長遇難經過：「年，月，日，余及余妻載山龜團長赴東海大灘，途經大浪湖，團長詩興大發，余妻在後聞其誦詩曰：驚濤拍岸……語未畢，團長已脫離余等，撞死於湖泮山旁矣。嗚呼，悲哉！茲爲易於認領起見，特移葬於此。」

四代表讀完墓碑，放聲大哭。

「團長呀，你死得好慘！」其中一個哭道。

「我以爲你有福氣，乘了飛機先到呢！」另一個哭道。

「這真是意外呀！」第三個哭道。

「既死不能復生，我們還是不哭了吧！」第四個說。忽然，他又說：「我們沒有了團長怎麼辦呢？」

「各位同志，選我繼任吧！」那第一個說。

「爲甚麼要選你呢？你有甚麼資格？」第二個說。

「我年紀最大，一百二十一歲！」

「我是山龜大學的校長，理當選我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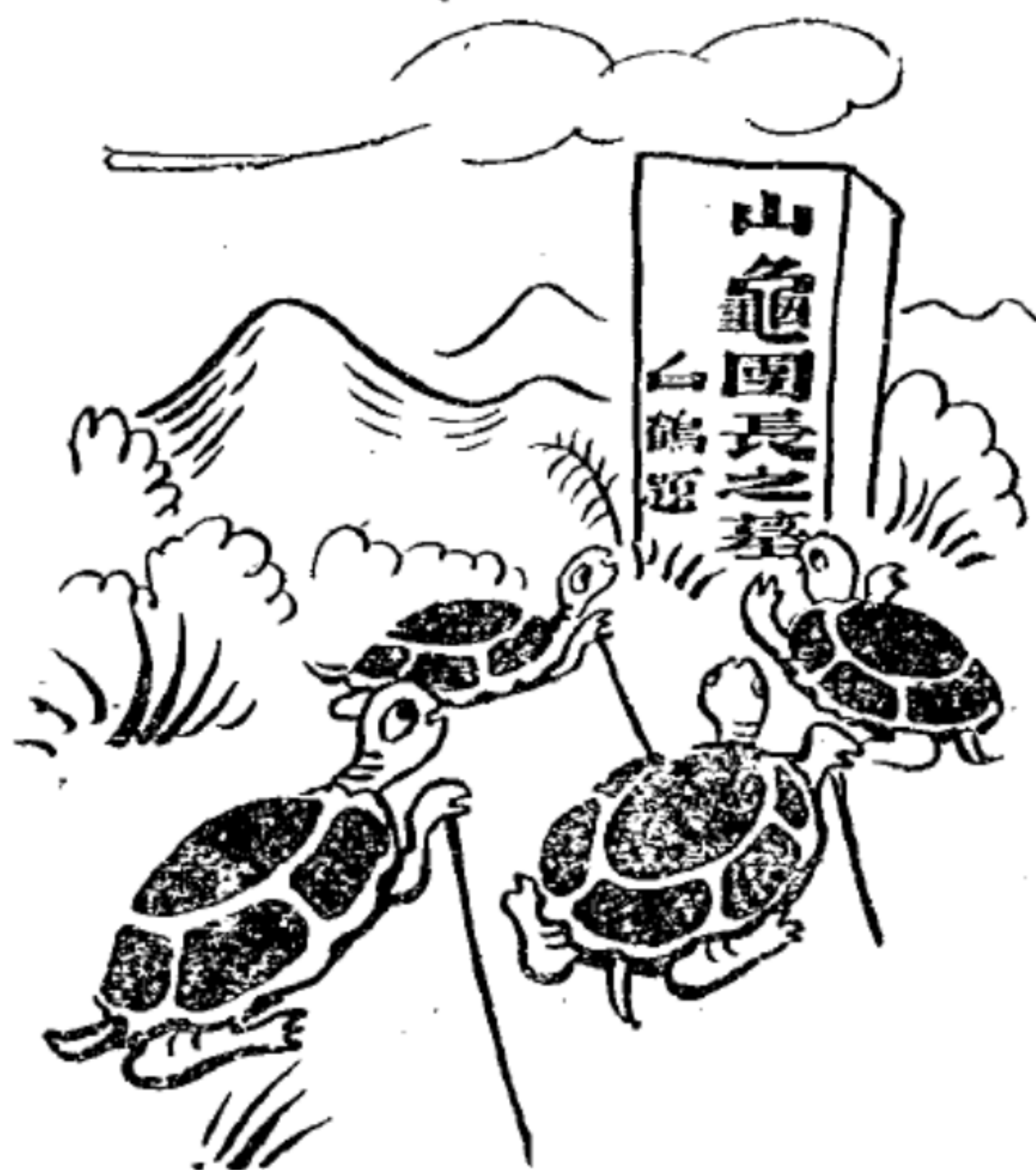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麼就由你們兩位元老派和

學院派競選吧！」第三個說。

「沒有這樣便宜的事！現在是少壯派當權的時候呢！我們大家不妨去角角力，看誰氣力大誰就當團長！」這是第四個說的話。

「現在是講公理，講民主的時候呢！」自稱校長的說。

「現在是講強權的時候呢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自稱少壯派的已經舉起拐杖向校長劈過去了。好在



校長眼快，向後一閃，同時舉起拐杖向對方劈去，那位究竟是少壯派，他的拐杖向校長拐杖一格，於是二條拐杖就不斷地在空中閃動，或為一個×字樣。

那自稱校長的究竟是個書生，在交戰了三十回合之後，他怕自己氣力不夠，會被打死，如果就這樣死去，不是太冤枉了嗎？於是他提議道：

「喂，老兄，住手，有話慢慢說！」

「好，你說！」那自稱少壯派的也住了手。

「讓你做團長！我甘願做副的！自稱校長的說。」

「可是我不肯！」一百二十一歲的說。



「不肯就打你！」

少壯派和校長聯合一氣，正想對付元老派的時候，一個龐大的黑影出現了。他是一個叫做「人類」的農民的兒子。他一跳跳近了少壯派的身邊，一手把他提起，接着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其餘三隻山龜就各走各路，或鑽進了草莽中去，或躲到了墓後的一個洞穴，或潛進了小溪了。

當小孩子提了少壯派，走開了之後；那餘下的三隻山龜已經找不着他們自己的「同志」了。

潛進溪中，又渡過了小溪的是那位自稱大學校長的山龜，他自語說：

「我總算渡過了河了，我只有拚命的前進了！」



### 三 蝸牛也派出代表

在半山的一個短牆下，住着很多蝸牛。因為那種短牆正在竹林旁邊。蝸牛是一種既怕熱又怕冷的小動物。

現在，幾隻小蝸牛正在津津有味地聽一位英雄的報告：

「我被俘虜了。我不是被螢虫俘虜。要是被螢虫俘虜了，我現在已經不會再在大家面前說話了。我是被一種叫做「人」的動物俘虜的。好在那個「人」是不殺俘虜的，他是一位叫做甚麼生物學家的，我當初很害怕他，我好幾次都偷偷地在殼內看見他拿着一把剪刀在等我伸出頭來，我想，我一定不上你的當，我決不伸出頭來讓你剪斷我的生命。終於有一次，我以為他一定走開了的，我就伸出頭來想逃走，但是搭一聲，他的剪刀已經剪斷我的兩個觸角了。自然，不需幾分鐘的時間，我的觸角生長了，於是我驕傲地故意伸出我的觸角。……」

「你不怕他又剪斷你的觸角嗎？」一位小傢伙問。

「我在他的房子裏住了幾個月，被剪斷了觸角的事大概總不下五次吧！」

正在談話間，海龜大元帥和大龍蝦秘書長簽字的通知書也降臨了。他們都很興奮地在讀着。

「這一紙通知書。」那位傳遞通知書的蝸牛說：「聽說海龜元帥還不主張請我們蝸牛的呢，他說我們是軟體動物，不配參加他們的裝甲會議呢！真豈有此理！那老龜！」

「真豈有此理！」

「後來龍蝦秘書長極力主張邀請我們參加，那老龜才同意了，所以給我



們的通書發得特別遲。」

「我主張不參加他們的會議！抵制他們！」有的說。

「不能！」那位英雄說。「看龍蝦秘書長的面，我們不得不派代表團參加！如大會實行大選的話，我們至多不選那老龜就是了！」

「參加這些會議，有甚麼用呢？那是戰爭會議呀！於我們有什麼益處呢？我們的行動是那麼遲緩，打起仗來，我們只好做俘虜的了。」

蝸牛們立刻分成兩派，一派主張參加，一派主張不理它。他們雖然分成了兩派，但主張參加的蝸牛已經不顧多數的反對，竟自行選出代表團，準備出發了。

那位曾做過人類俘虜的蝸牛英雄，他自封為代表團團長，他說他經驗豐富，由他任團長率領衆代表去參加會議是最適當的。

十位自封的蝸牛「代表」就走在路上了。

那位曾做過生物學家俘虜的英雄，他又一路上報告他的豐功偉績了。

「那位生物學家雖然是不殺俘虜，但是他是虐待俘虜的。最初，他剪斷我的觸角，後來他把我禁錮在一個寒冷的黑房裏，又不給我東西吃。不知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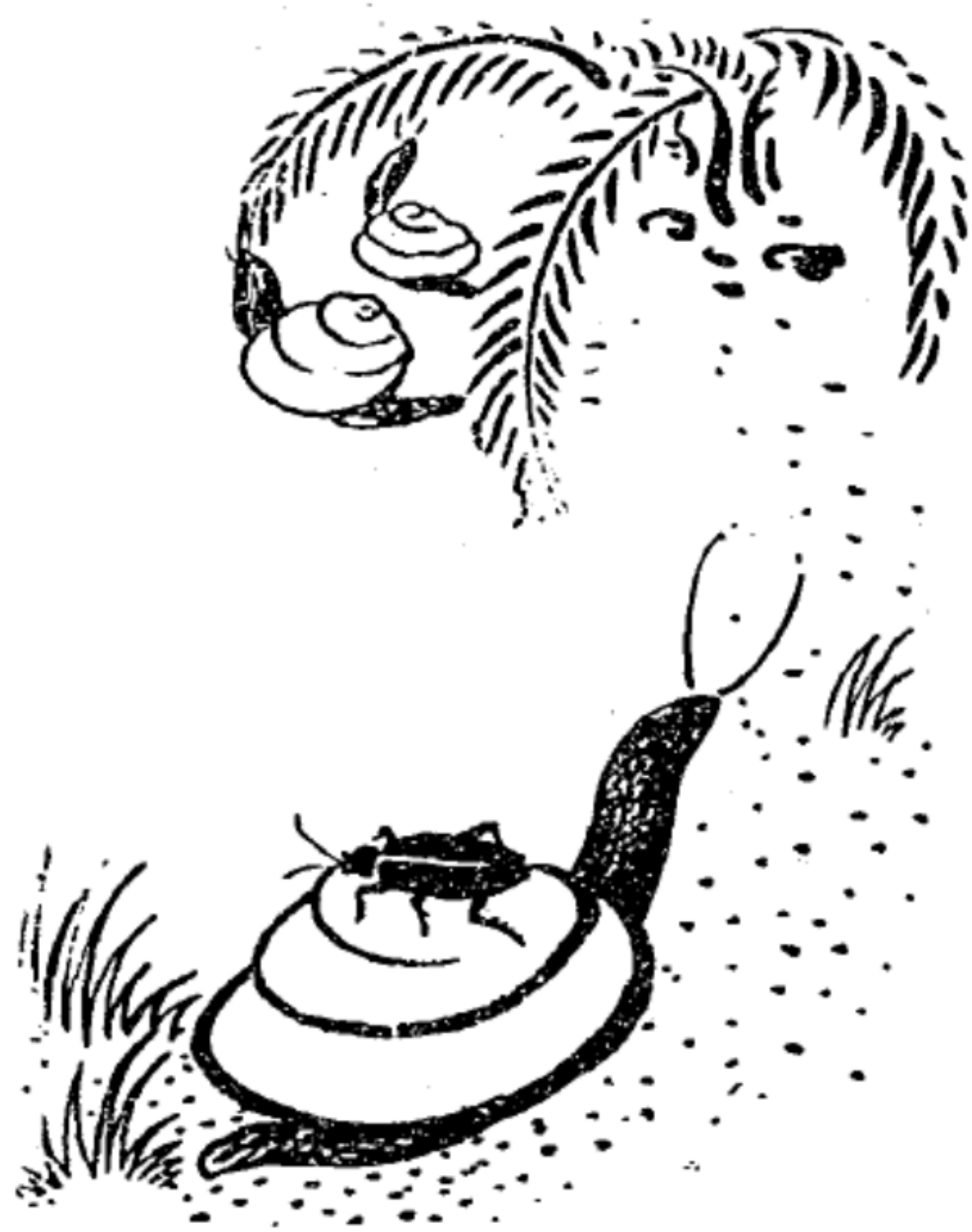


經過多少時候，他才把我拿出來，洒給我一點水份。我沒有被餓死，被冷死，在他一定是很奇怪的啦！我們蝸牛要算是萬物之靈了吧！那位生物學家以為把我禁在冷房裏，一定會把我冷死的啦！他那裏知道我們蝸牛有一種本能，可以縮在硬殼裏，用自己的黏液做成兩層薄膜，密封住門口。……」

走了很多路程，連那位英雄也不願開口了。當初，他們像是排着隊伍出發的，但現在却疲倦得只顧自己了。而那位英雄——蝸牛代表團團長却走在最後。

忽然一隻飛虫飛過，蝸牛團長立刻認出是螢虫，他立刻把頭縮回殼裏。

螢虫已經站在他的硬殼上了。他在殼內總聽得這樣的聲音：



「喂，蝸牛同志，出來吧！我們談談！」

「誰是你的同志！你是騙子！」蝸牛團長說。

「我對你說，我是你的同志，我們過去也許是敵人，但今天却是同志啦！我也是去參加海灘上的裝甲部隊會議的呀！我奉海龜元帥的命令來護送你前進的啦！」

「你怎麼有資格參加那樣偉大的會議呢！」

「我爲什麼沒有資格？我們螢火蟲也是背部裝甲的呀！自然，在當初，正如你們蝸牛一樣幾乎沒有資格參加呢，海龜元帥說：蝸牛是軟體動物，螢火蟲只有硬翼怎能配稱裝甲部隊呢？蝸牛同志，我聽到這消息多憤慨！後



總算龍蝦大秘書長有見地，決定邀請我們了！同時怕你們蝸牛代表團路上有不測，派我作護路將軍呢！」

「真是多謝你呀！螢火虫同志！」蝸牛團長很感激地伸出了頭兒，但立刻被螢火虫擒住，打了一針癱瘓針，就失去了知覺了。

螢火虫把俘虜拖走了。

螢火虫把俘虜拖到儲藏室，又對蝸牛的肉體施行了第二次注射：糜爛肉體的毒汁。

終於，蝸牛「同志」的肉體已經變成美味的流液了。這些流液足夠螢火虫一家五口三天的糧食了。

#### 四 蝸牛乘了「特別慢車」

却說山龜代表們因在山龜團長墓前互相打鬥，忽然跳出一個農家子弟，把那隻自稱少壯派的山龜捉住，其餘的三隻山龜都各自逃命，而那隻山龜校長却獨自渡過了河，他想休息，又覺得肚子很餓，只有拚命向前走。他手中撐着一根棍子，一步一步地嘆氣，他爬到樹林的路邊，就伸長龜頭吃蚊蟲。

正在這時個候，一隻蝸牛也出在路旁，離那山龜校長不遠，他是蝸牛十代表之一。因為團長被螢火虫俘擄去了，其餘九隻蝸牛爭要做團長，因為爭持不決，就有一隻蝸牛提議誰有辦法先到達目的地報到的，誰就是團長。現在那十代表之一的蝸牛就最先到達樹林的路旁，離山龜不遠的地方。蝸牛想：「看他那個模樣，撐根棍子，一定是走了很多的路了，也許正是同路到海灘開會的呢！」他正想上前去問山龜，却忽然飛來了一隻黑色的飛虫，停在山龜的面前：

「喂，同志！那裏去來？」飛虫問。

「我是山龜校長兼代表團團長，你却是糞屎虫，誰是你的同志？我會有你這樣的同志嗎？」山龜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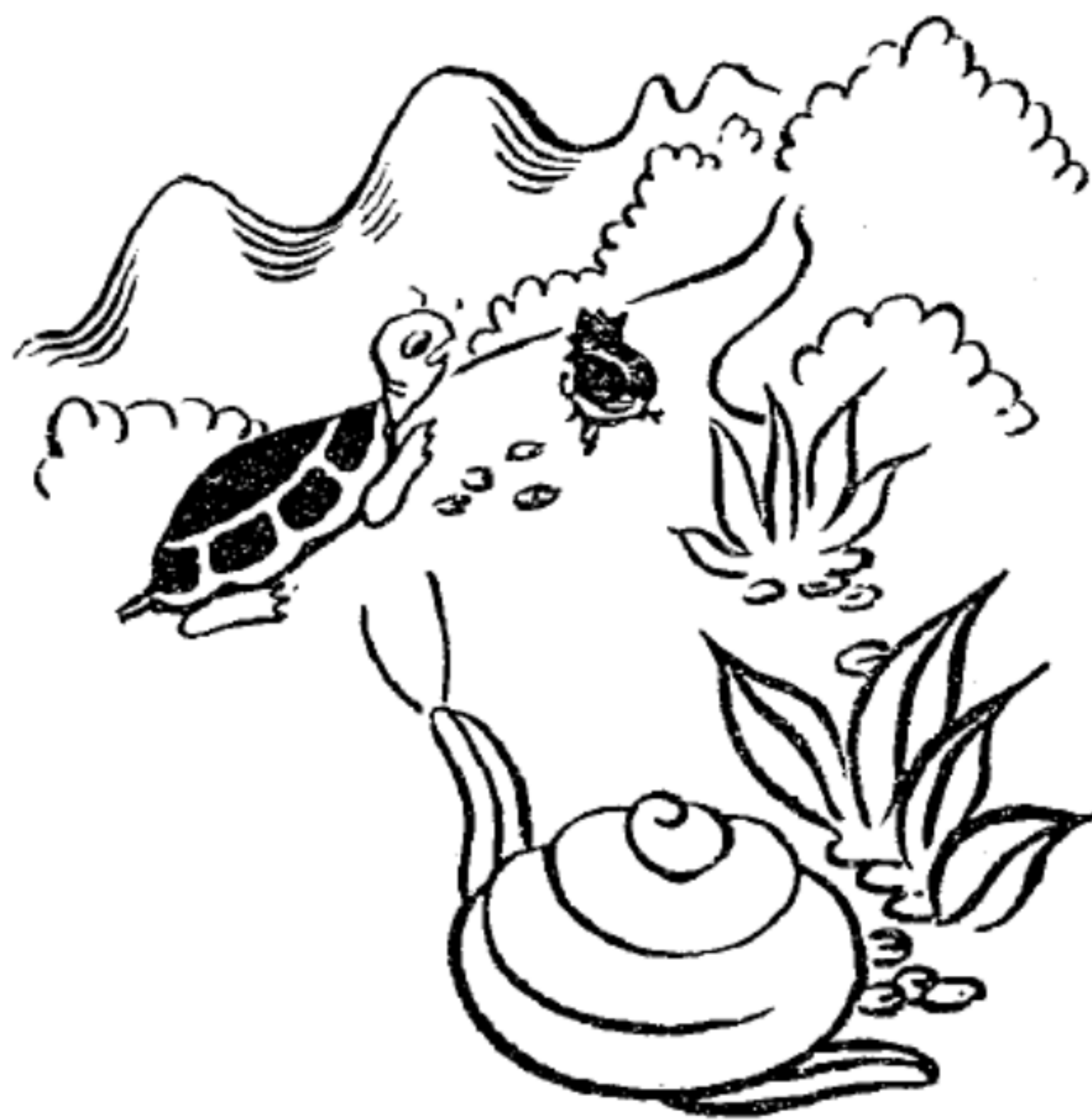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是甲殼動物，我們有硬翼，我的頭上還戴着黑鋼盔，我難道不配成爲你的同志嗎？」糞屎虫質問道。

「試問你，海龜元帥召集的海灘上的裝甲部隊會議有沒有你糞屎虫的名份？」山龜這樣地反問道。

「照這麼說，你是去開會的？」糞屎虫追問道。「豈有此理！海龜元帥爲甚麼不邀請我們？」

「你不配呀！」山龜輕視地說。「你週身臭氣！大會中有了你，那還了得！」

「不邀請我，我就想辦法對付



他！」糞屎虫忿忿然飛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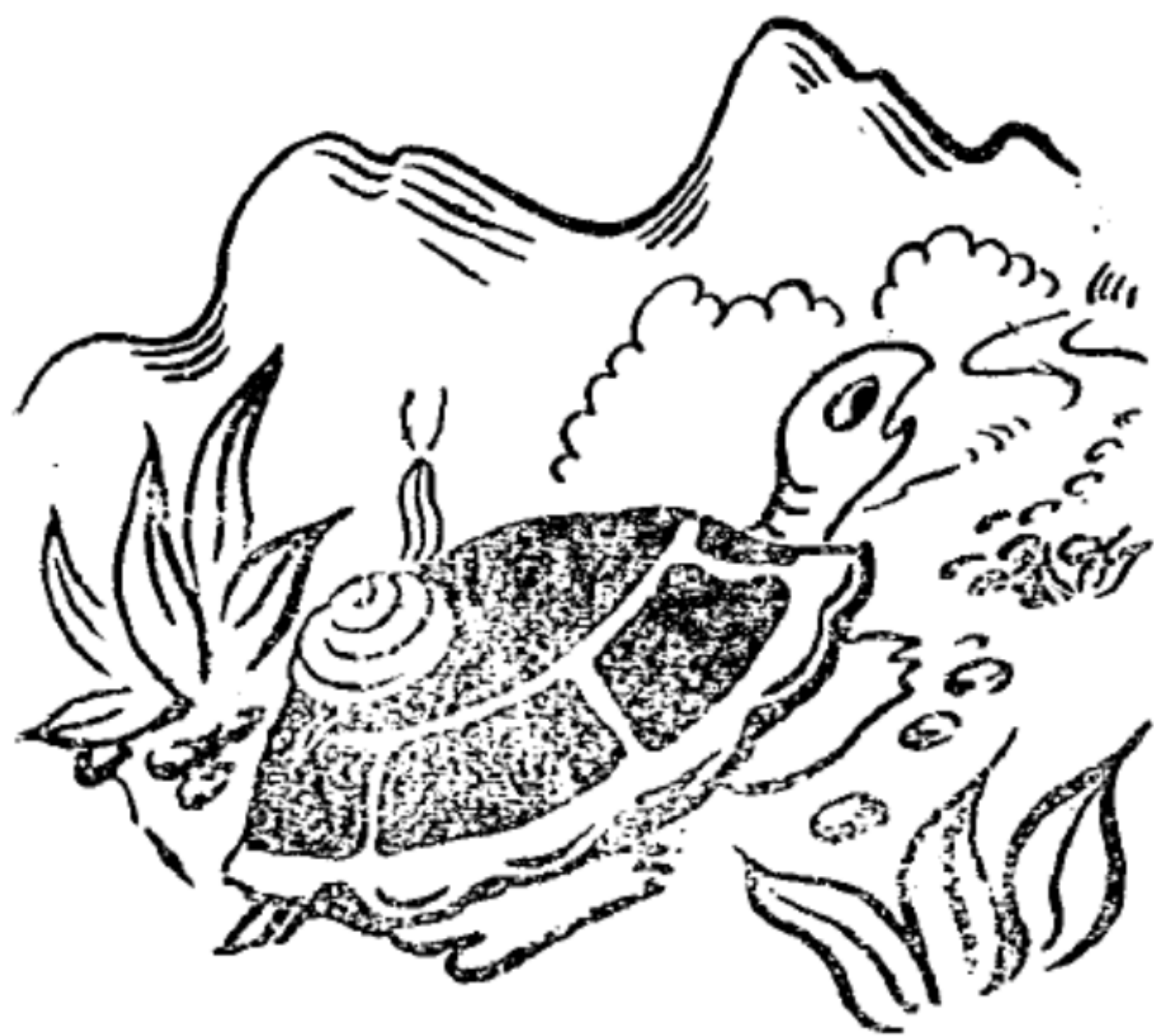
蝸牛在他們的對話中，知道山龜正是到海灘去的同道者，他就爬近了山龜，但却見山龜在閉眼休息（大概太疲倦之故吧）。他輕聲叫道：

「山龜同志！」

沒有回答。蝸牛就爬上山龜的背上，他也在龜背上睡了一覺。但當他醒來，却見山龜向前走了，但走得很慢，蝸牛不知不覺竟在龜背上唱起歌來：

你是代表，我也是代表，  
你去海灘，我也去海灘，  
我乘着「特別慢車」向前進，  
你走得慢時我也慢！

山龜校長直到現在才發見自己的背上



有着一樣什麼東西，他伸長了頸項看，同時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我！」蝸牛答。

「原來是你這『鼻涕虫』……週身污穢的傢伙！你胆敢爬上我的背上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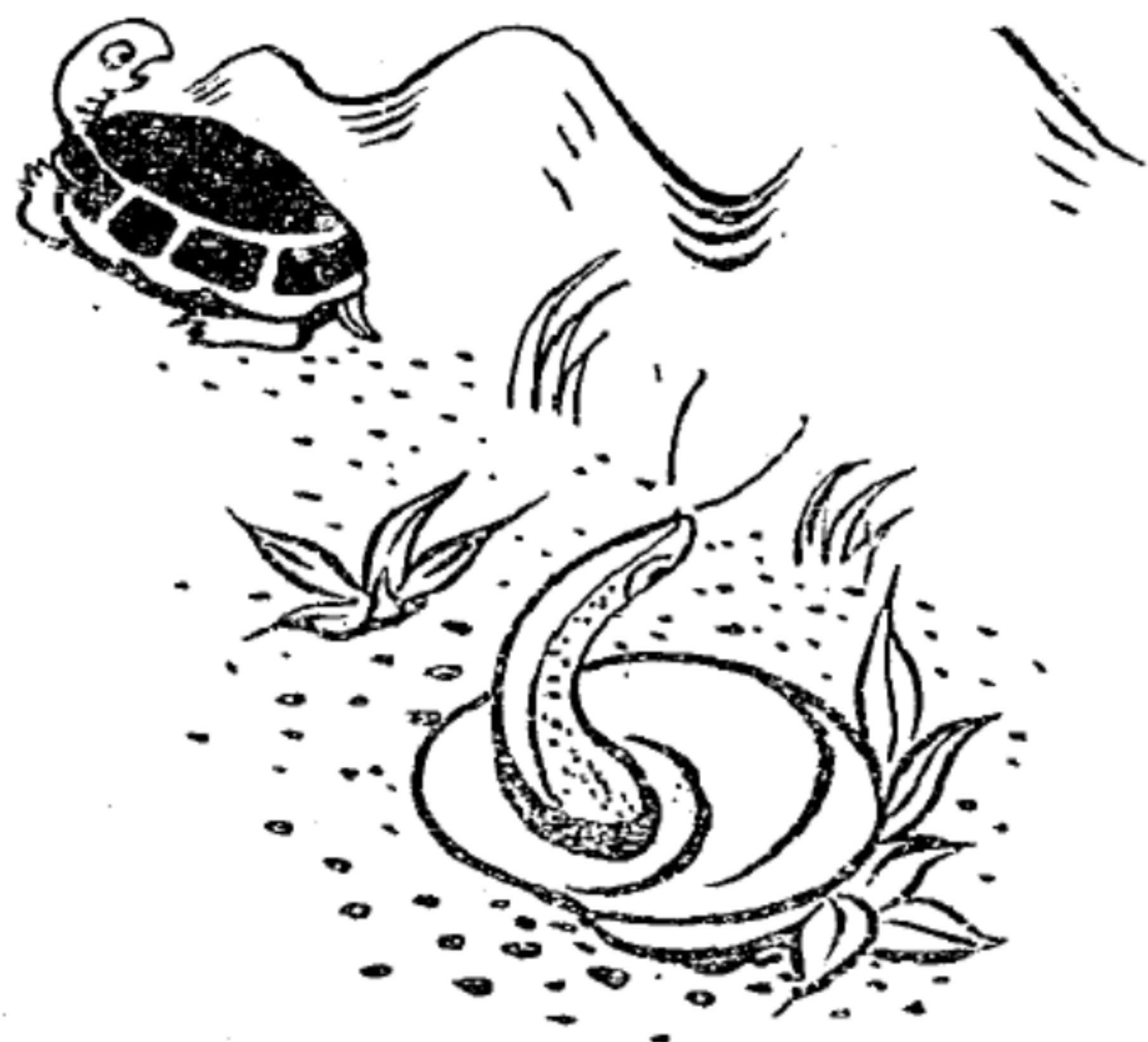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是一卡特別慢車，我有乘搭特別慢車趕往海灘開會的自由！」

「好！你把我當作特別慢車嗎！我要看你非翻下這車不可！」

山龜校長用力把後腳一站，蝸牛就滾下地上，他的腹部朝天，經了幾番掙扎才能返轉過來。山龜校長滿足地笑了。

「笑什麼呢？」蝸牛問。

「你笑我慢，我笑你更慢！」山龜校長答。



「我們都是到海灘去的，看誰先到達海灘吧！我同你打賭，如果會議中有選舉什麼委員的話，我先到，你選我一票！你先到，我選你一票！好不好！」

「好！」

於是他們努力向前進。



## 五 蝸牛乘了「特別快車」

山龜校長想道：蝸牛憑甚麼可以同我比賽呢？我無論如何比他快。山龜校長雖然這樣想，但他的確很疲倦，他立心拚命前進，已過了很多日子了，但離目的地還遠得很，想坐飛機吧，又沒有機會，縱有機會也很危險，說不定又會撞死的。當他正在納悶的時候，他忽然看見一隻怪物，頭和身連在一起的，眼睛小得只像兩粒綠豆，有一根硬而長的尾巴，他向那怪物招呼道：

「喂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蠶！」那怪物答。

「那麼，你住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我住在海邊。」

山龜校長聽了很高興，他相信自己一定快到目的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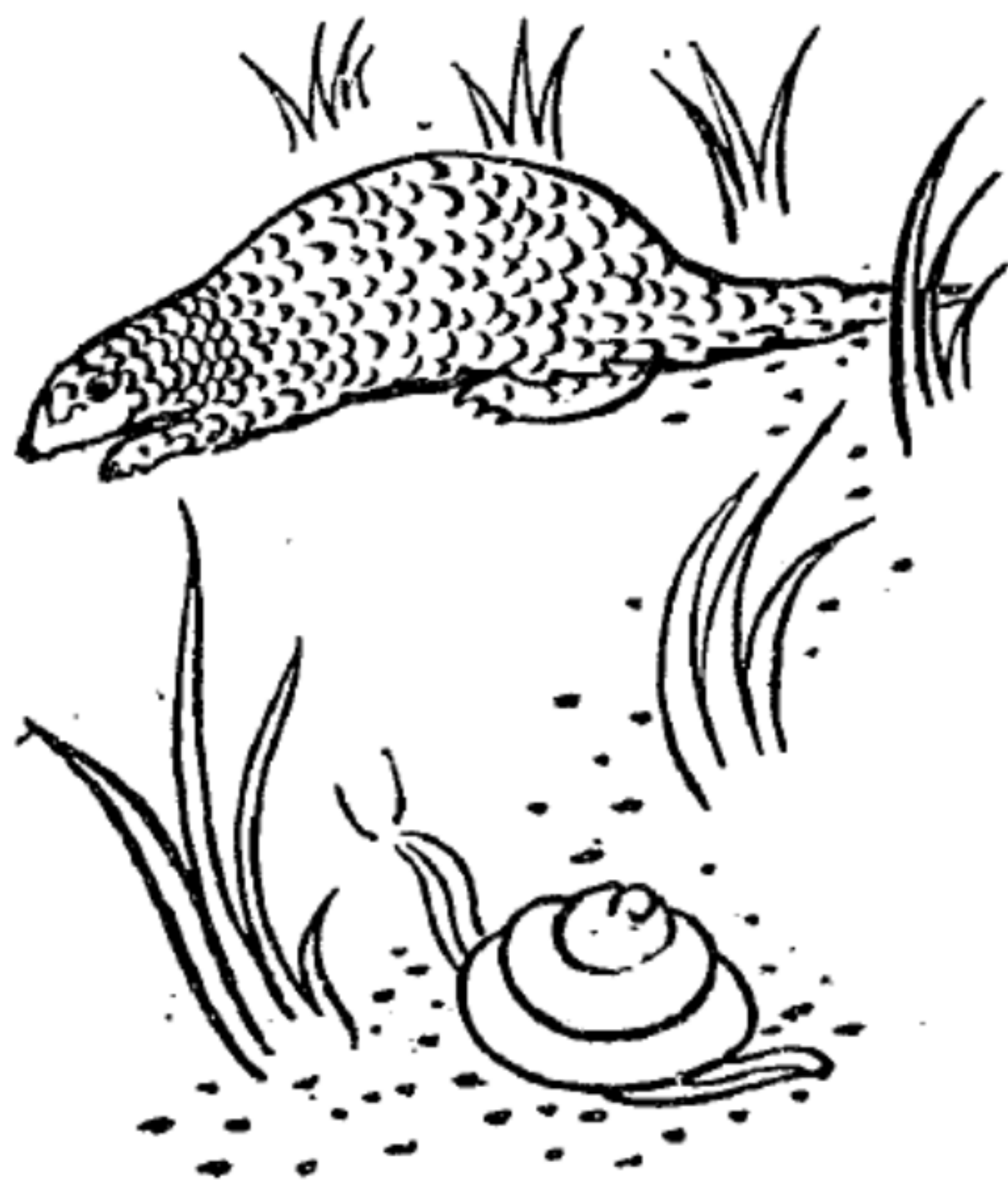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真悲哀！」那蠶說。「有一天，我正在海邊水淺處準備生蛋的，忽

然我的丈夫被叫做人的東西捉去了。我知道他一定會死在人手裏，但我還希望他不死，我要到陸上來找他。在海灘上正要開會，本來是軍事會議，沒有我們女性的份的，但海龜元帥說：我是例外，特聘我爲女代表呢。離開會的日期還遠，所以我就到山上來的。將來如果有人爲我寫一本「女蠻萬里尋夫記」也不枉我這一行了」。

「那麼，這里離海邊有萬里遠嗎？」山龜有點不安地問。

「不遠的。萬里是誇張的話，和古詩「白髮三千丈」那麼的誇張是相同的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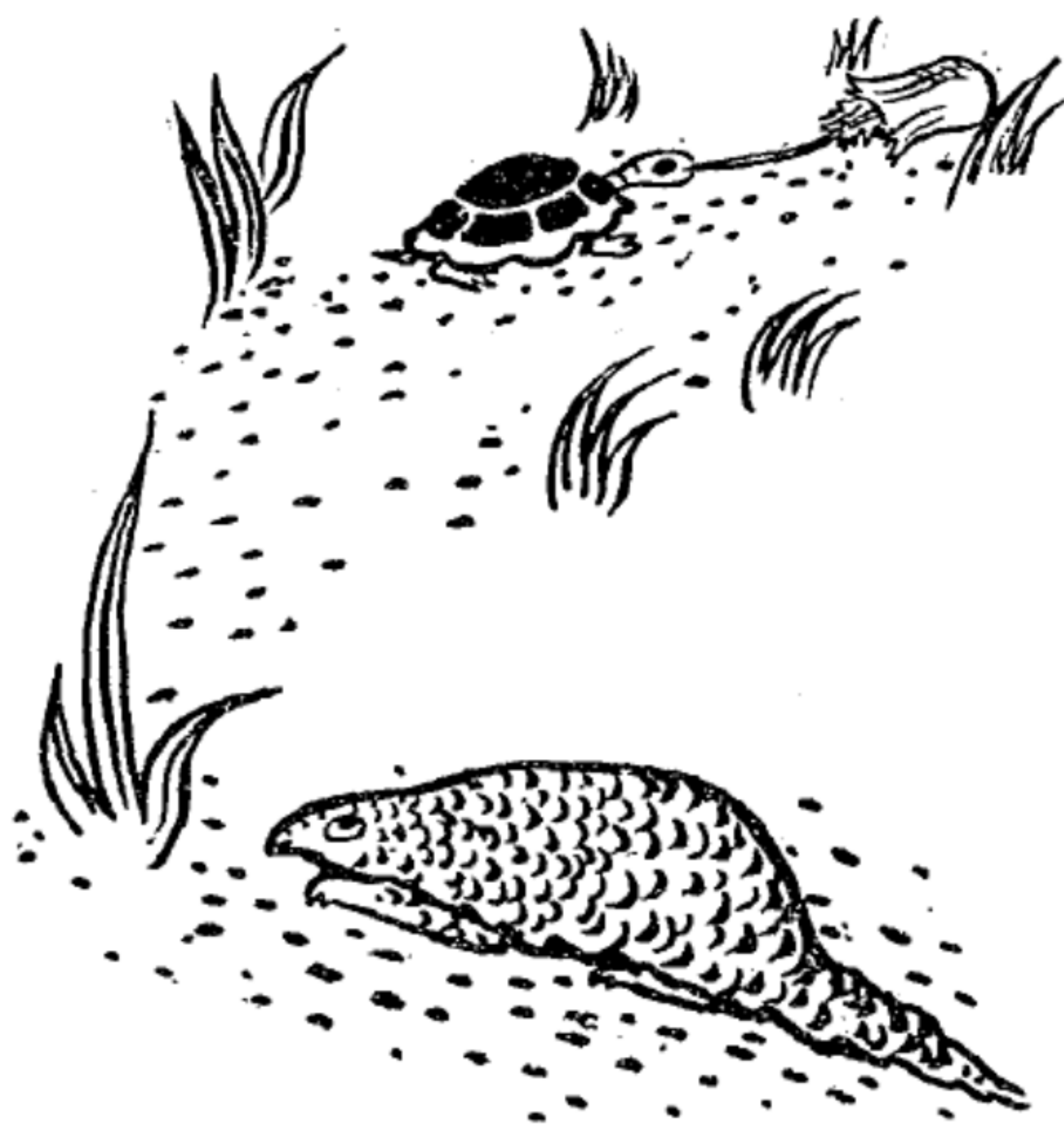
山龜校長歡喜萬分，他遇到的竟是女代表呢。他於是立刻把自己的身份



告訴她，她也很體貼他，知道他行了很遠的路，願意拖他走，教他銜着自己  
的尾巴直向海灘的路進發。

却說蝸牛自從跟山龜打賭之後，就決心去找穿山甲。穿山甲留了他一  
宿，並和他竟夜長談，知道海龜  
元帥召開裝甲會議，竟沒有穿山  
甲的份，穿山甲很氣惱，他說：  
「海龜元帥不邀請我，我偏要去  
鬧！我還要通知大家，當開會的  
時候，我們去搗亂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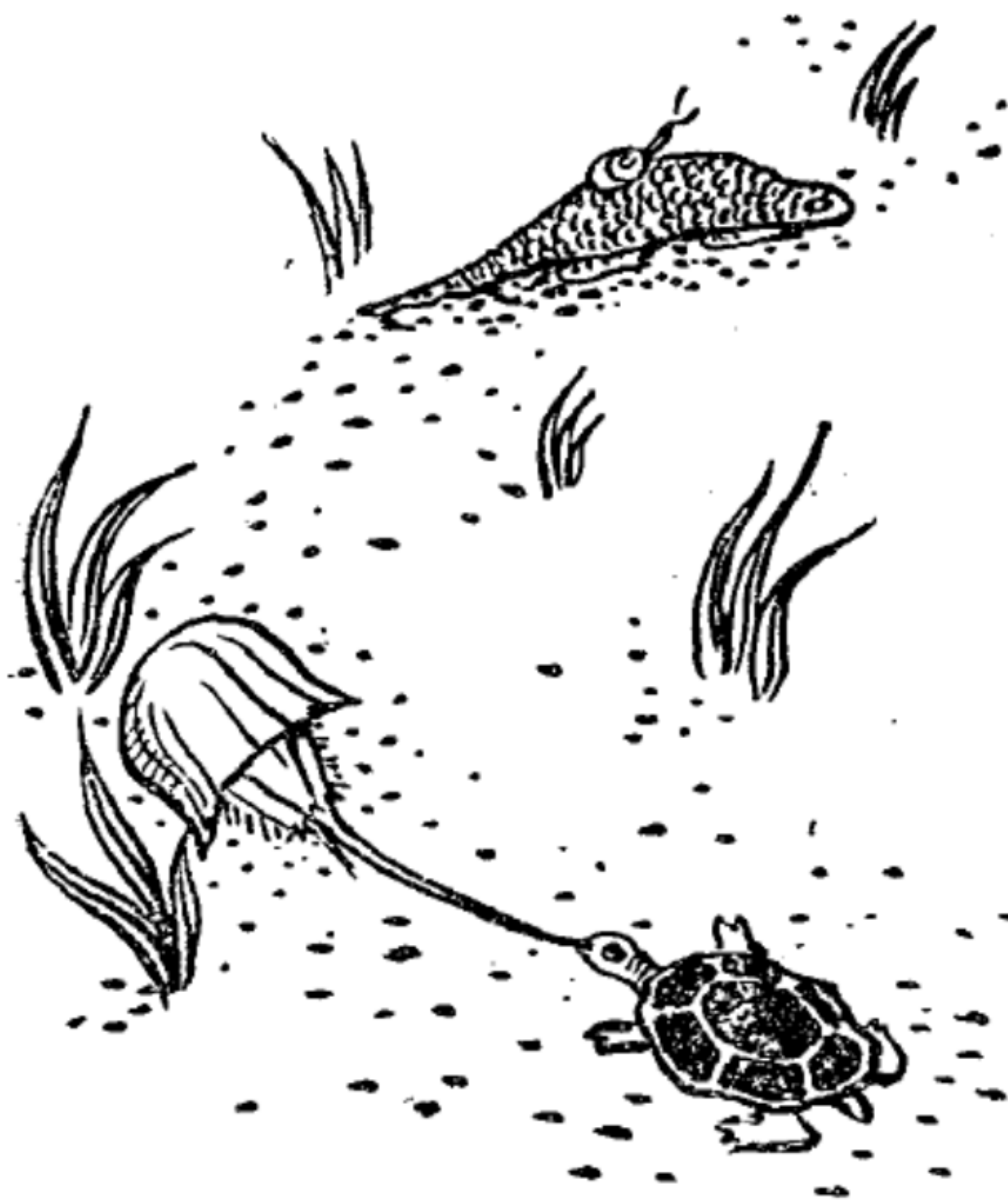
穿山甲願意載着蝸牛先到海  
灘去看動靜，探聽大會開會的期  
間，他然後回來通知他的同志。  
蝸牛坐在穿山甲的背上很是快  
活。他想，穿山甲真是一部最好  
的鐵甲列車，我乘着的正是一部



「特別快車」。

穿山甲以最快的速度在山路上馳跑。蝸牛在穿山甲的背上遠遠的看見前面有一隻鸞拖着山龜，他知道那一定是前天和自己打賭（看誰先到海灘）的山龜無疑，他看見山龜已經走在自己的前頭，有點恐慌，但看見穿山甲的速率遠超鸞之上，也才安心。當穿山甲快趕上鸞的時候，蝸牛喝了一聲：「慢車」，穿山甲於是放慢了脚步。蝸牛從容唱道：

鸞也慢，  
龜也慢，  
慢慢！  
心想快，  
脚步不肯快，  
心裏也不快！



蝸牛真幸運，  
前天「特別慢」，  
今天却「特別快」。

蝸牛喝一聲：「快車！」穿山甲就加速前進！趕過鬢的頭了。蝸牛回過頭來向山龜打了個招呼，說了一聲：「山龜同志，再見！」於是大聲笑了起來。但聲音漸漸小了，遠了。山龜校長在後聽得很是慚愧，但他的慚愧很快就被他的驕傲遮蓋住了。他想：這位鬢是裝甲大會的唯一的女代表，而且她又是「萬里尋夫」的節婦，而且又是當代女詩人，我覺得能和這樣的一位天使親近是一種光榮，像我這樣的一位山龜難道還會同你這樣的污穢的蝸牛計較一日的短

長麼？



當他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鬚說道：

「校長同志，你要是很疲倦的話，我背你走好嗎？」

但山龜校長想了想，才答：

「不，就這樣好了。」他是銜着鬚的尾巴的，說話的聲音有點不清楚。

他口中雖然這麼說，但心中却想道：「我倒想嘗試嘗試的，不過我身為校長，怕人誤會，說我壓迫女性，不如仍然銜着她的尾巴，以追隨女代表之後為榮吧！」校長的心雖然那麼想，但他的口却放開了鬚的尾巴，他說要休息，鬚就回轉頭來安慰他：「你頭痛麼？你覺得那兒不舒服呢？你口渴麼？……」

## 六 不平等待遇

却說那蝸牛乘着穿山甲很快很快地前進，只一天工夫，就跑下了山路，通過草原，又轉到了海灘了。忽然，一隻怪物擋住了去路，大喝一聲：「檢查！」穿山甲和蝸牛一看，原來是大鉗蟹，在他的旁邊插着一面「檢查」字樣的大旗。

第一個大鉗蟹喝了一聲：「檢查！」之後，就有成千隻大鉗蟹從四面八方跳了出來。他們是從他們的洞口跳出來的。在一分鐘之前，他們還是埋伏在他的洞穴裏，他們的洞穴是建築在海灘的沙土下的。如果誰想捉他，只有先掩住他的洞口——截斷他的退路，才能捉到他，不然，如果讓他退回洞裏，也就捉他不到的。

蝸牛和穿山甲已被大鉗蟹重重圍困住了。穿山甲也有點害怕，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而又這樣怪的東西，他們却舉起右臂——成千個大鉗子向正

他和蝸牛。

蝸牛早就滾下了穿山甲的背，他心慌得很，戰戰兢兢地躲進了他的硬殼裏。

「檢查身份證！」大鉗蟹說。

「我們沒有身份證！」穿山甲說。

「沒有身份證！你來做什麼？」大鉗蟹問。

「我們來開會！」穿山甲答。

「是的，我們來開會！」蝸牛才伸出頭來說。

「開會？開什麼會？」  
「裝甲部隊會議！」





「你是代表？誰派你來的？」

「我是蝸牛代表團團長。」

「你的團員呢？」

「在途中，因為路上發生戰事，有的被螢火虫俘擄了。我自己是乘搭快車先來報到的。」

「有什麼證件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入場證，不能參加會議！」大鉗蟹說，又轉面向穿山甲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又是什麼代表？」

「我，我代表穿山甲。」穿山甲支吾地說。

「你也是代表團團長？」

「不是，我代表我自己，我正想來查問一下，你們海龜元帥召開裝甲會議，為甚麼竟不通知我們？我想，要不是有意蔑視我們穿山甲，就是你們辦事糊塗！」

「這，」大鉗蟹斜視了穿山甲一眼，「你不應開口罵人！開會的通知，

都經我手發出的，的確沒有穿山甲的名份，讓我請示元帥之後再答覆你吧。對不住，蝸牛團長，穿山甲先生，天色不早了，一切等待明天決定，就請在此歇宿吧！」

蝸牛和穿山甲就這樣的在「檢查」的大旗之前過了一夜。又等到中午，還未見有什麼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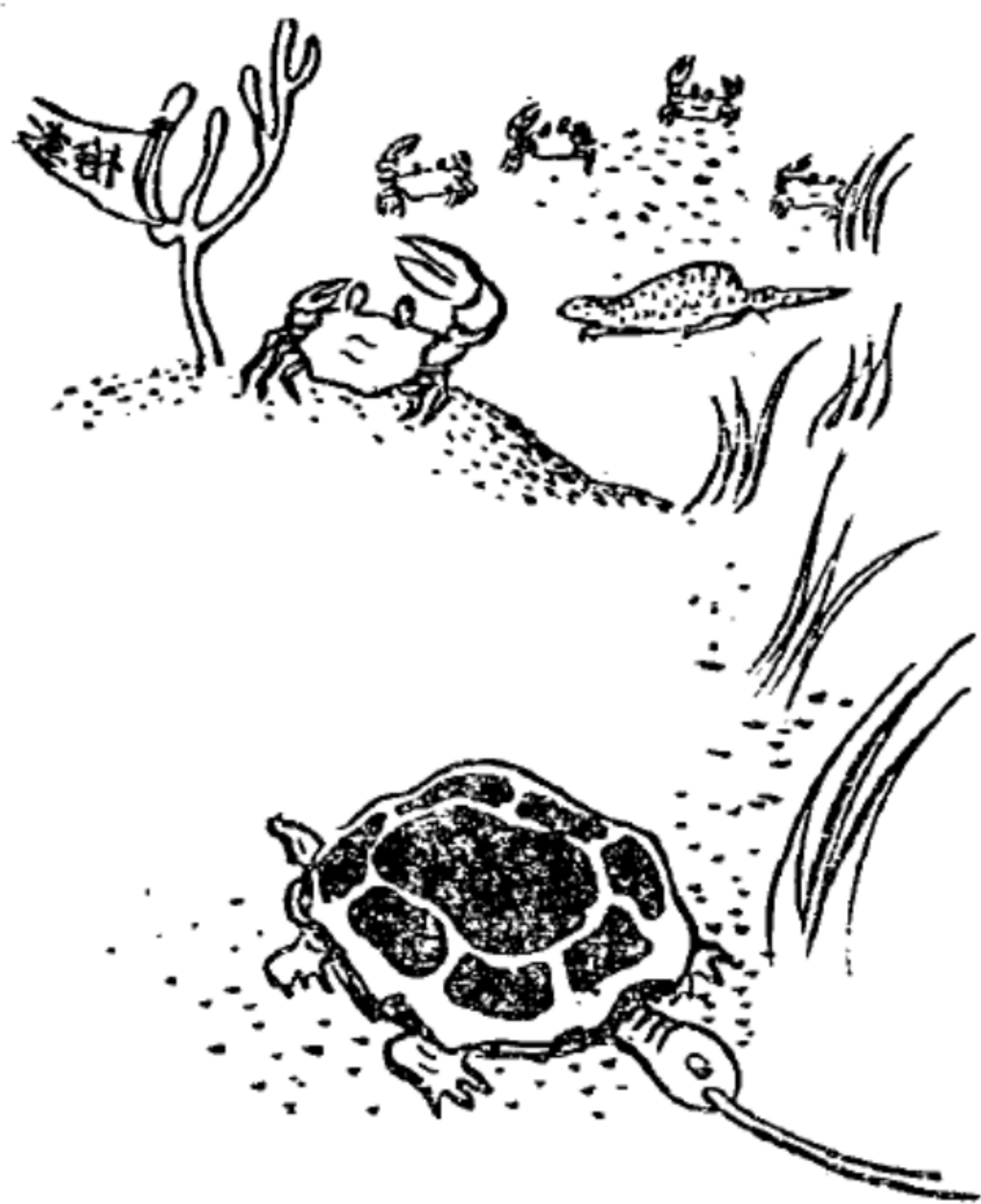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，一隻鸞駝着一隻山龜來了。將到檢查站的時候，才把山龜放下。蝸牛看見了，上前叫了一聲：

「山龜校長，你記得要守約才好！」

「守什麼約？」

「我先到，選舉委員時你要投我一票！」

「到那時再說。」山龜說着，



跟着鸞向前走，但大鉗蟹竟不查問一句就讓他通過了。蝸牛想跟着他走，但却被大鉗蟹截斷去路。

「他能進，我爲什麼不能進？」蝸牛質問道。

「不要問什麼！他是鸞的自己人，你是甚麼？」

「豈有此理！」

「哈哈！」山龜校長回過頭來，大笑道：「蝸牛同志，再見！看誰先到吧！我倒要請你守約，選舉委員時投我一票了。」

穿山甲也發怒了。他罵道：

「太豈有此理了！開裝甲會議，憑什麼理由不邀我們穿山甲？到來開會爲什麼又要留難半天不放行，不答覆！同樣是代表，有些要受檢查，有些竟無須問一句話，誰受得起這樣的不平等待遇？」

「閉住你的口！」大鉗蟹喝道。

「我有話我就說，我怕誰來！」

「出來——！」大鉗蟹一叫，成千隻大鉗蟹都爬出洞穴口，都舉起大鉗叉，把穿山甲和蝸牛圍在核心。

蝸牛看勢不對，他知道戰爭快爆發了，他忙喊道：

「不關我事！我沒有說什麼。我無條件投降！我只有靜聽命令。」  
蝸牛快快爬到一顆鵝卵石的旁邊，把身子藏到硬殼裏去，連看也不敢看。

「你想怎樣？」穿山甲喝道。

「我要逮捕你！」大鉗蟹說。

穿山甲看見那成千的大鉗蟹向他指着，他本來也有幾分害怕，但他覺得自己比他們大得多，氣力比他們大幾百倍，況且背上的鱗甲也是鐵一般的堅硬。他於是笑笑地說：

「來吧！讓你們先下手！看你們如何對待我！」

他變做一團。無數的大鉗蟹又向他又來，他毫無損傷。

## 七 穿山甲勝利突圍

穿山甲看見成千隻大鉗蟹包圍着他，最接近他身邊的也有一百幾十，他們的鉗子都向着他指來。但他以不動去抵抗他們。可是那些大鉗蟹都變得毫無用處。穿山甲毫無損傷。

這時一隻大鉗蟹正來鉗穿山甲的長尾巴，却被穿山甲用力向上一捲，把那大鉗蟹拋上了半天，跌下來，跌破了蟹殼，想逃也逃不動了。

「我只恨我沒有牙齒，不能把你一口吃掉！」穿山甲說，伸出了他的長舌。「看看吧！我只能用我的長舌來捕虫蟻，我不能吃其他的東西，可見我和你們大鉗蟹毫無冤仇，但你們偏要想殺死我，不惜開大隊來圍捕我，請你們自己想想，你們究竟是我的對手麼？」

大鉗蟹們都不答話，又一齊舉起鉗子向他又來。穿山甲捲做一堆。只見成千個大鉗蟹又輪流地向他刺來，一次又一次地刺，刺了十次百次。他也不

不同，和普通的蟹也不同，他們各自有着一個堡壘，那不是他們自己建造的，是他們在海邊找來的，或向那些比他們弱一些的螺貝奪來的。

「喂，穿山甲，你恃什麼來搗亂！」一隻寄居蟹說。

「喂，寄居蟹，你們又憑什麼敢阻擋我的去路？」穿山甲這樣回答道。

「我們奉命守土……！」

「奉誰的命？爲甚麼要守土？誰來侵

略了這塊土？」

「奉海龜元帥的命令，守住這個大海

灘，爲的防止有甚麼壞蛋來破壞我們的裝

甲會議呢？」

「因爲海龜元帥和大龍蝦秘書長發明

了「真理」，說甲殼動物是最優秀的動物，

其他的一切動物都要受我們的統治，聽我

們的命令，而海龜元帥又是替天行道的最

高領袖。」



「要是我不聽他的命令又怎樣呢？」

「那你就是叛逆天，裝甲動物的公敵，非殺掉不可！」

「你們有甚麼本領可以逮捕我，殺死我呢？剛才成千隻大鉗蟹也不能奈我何！反而被我拋上半天，跌得半死；或被我「繳械」，慌張地逃命。你們寄居蟹背上的殼既不够硬，鉗子也不够大，憑什麼跟我敵對呢！」

「我們憑着我們的「碉堡政策」

就可以對付你！看，我們每個同志都有一個堅強的碉堡——螺殼呢！」

「好吧！」穿山甲激怒地說。「讓我來擊破牠！」



## 八 一個突圍，一個被俘

話說那些寄居蟹憑他們的螺殼（殺死螺貝而把硬殼佔爲已有的），就以爲是萬全的「碉堡政策」，在穿山甲的面前說起豪語來。因此穿山甲就舉起他的鐵尾巴向一個寄居蟹的硬殼一擊，又用他的腳爪去抓另一隻寄居蟹的殼，朝前面的石頭撞去。

穿山甲祇顧打擊寄居蟹，却不知道已經陷入重圍。——海龜元帥接到大鉗蟹的報告，說穿山甲和大鉗蟹已經發生了戰事，雖有成千個大鉗蟹包圍那孤獨的穿山甲，但都敵不過他，所以海龜元帥就立刻派寄居蟹去應戰，一邊却派長腳蟹去包圍他。

「寄居蟹去向他應戰，長腳蟹就快些去完成包圍圈！你們長手長腳，走得快，你們千祈不可放過他，你們每位有三對長腳，你們每位都要利用你們的長處，去摟住敵人穿山甲，不要讓他逃掉！」

(39)



所以當穿山甲正在把寄居蟹們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，長腳蟹的包圍圈很快就完成了。

「那是甚麼？」穿山甲向前一看，看見很多很多走得很快快的東西已經向他排成了一個弧形。「他們都是長腳蟹！」穿山甲在心裏一想，立刻拋棄了寄居蟹，準備逃走，因為他怕他們的長腳會把他俘擄。

「俘擄他！」

「不要讓他逃掉！」

「投降者不殺！」

穿山甲走到長腳蟹的包圍圈的邊緣，他想，我怎樣衝得出去呢？看呀，他們都舉起長腳準備活捉我了。我得躍過他們才成呀！

「喂！借條路我走好嗎！長腳老爺！」穿山甲說。

「沒有這樣便宜的事！我們奉命來活捉你的！」一隻長腳蟹大聲呵喝他道。

「我不犯天，不犯地。我走我的路，爲甚麼你們却要來捉我？」

「要講道理，快跟我去見元帥吧！」

「放屁！」穿山甲大罵一聲，趁勢就向前一躍，躍過了長腳蟹的身上，立刻一枝箭似地向前飛跑。跑了一刻，又遇着長腳蟹的二重的包圍。當他衝過第二重包圍到達第三重包圍線的時候，他被六隻長臂子一撲，他叫了一聲「完了！」但他用力向上一躍，連那長腳蟹也跟着騰在空中，跌落了地上，把長腳蟹的兩根腿子壓斷了，當第二隻長腳蟹又來要逮捕他時，他又向前一躍，他這才逃出了重圍，逃到了安全地帶了。

穿山甲逃走了。剩下蝸牛代表躲在石下，很是焦急，他想：「完了！穿山甲逃走了！剩下了我，我一定變成俘虜了！穿山甲闖來的禍事都要我來擔當了！唉，這一場戰事，連我的蝸牛殼也被打破了一角啦！」



蝸牛悲哀地看着他的破殼，他正準備修理他的破殼，却被一隻寄居蟹喝了一聲：

「喂，你這死不盡的！問你想如何死法？」  
蝸牛看了寄居蟹一下，覺得他和自己很相似，雖然寄居蟹比他大好幾倍，他悲哀地向他說：

「宗家，饒了我吧！一切不干我事！」

「誰是你的宗家？看吧，我和你有些甚麼相似的呢！你倒聰明得很呢！不過，現在才認親認戚太遲了啦！喂，跟我來！」

「跟你那裏去？」

「跟我去見官——海龜元帥去！」

「請你寬限我一天的期限吧！讓我修補修補我的因戰事而打破的硬殼



呀！」

「好的，你立刻開工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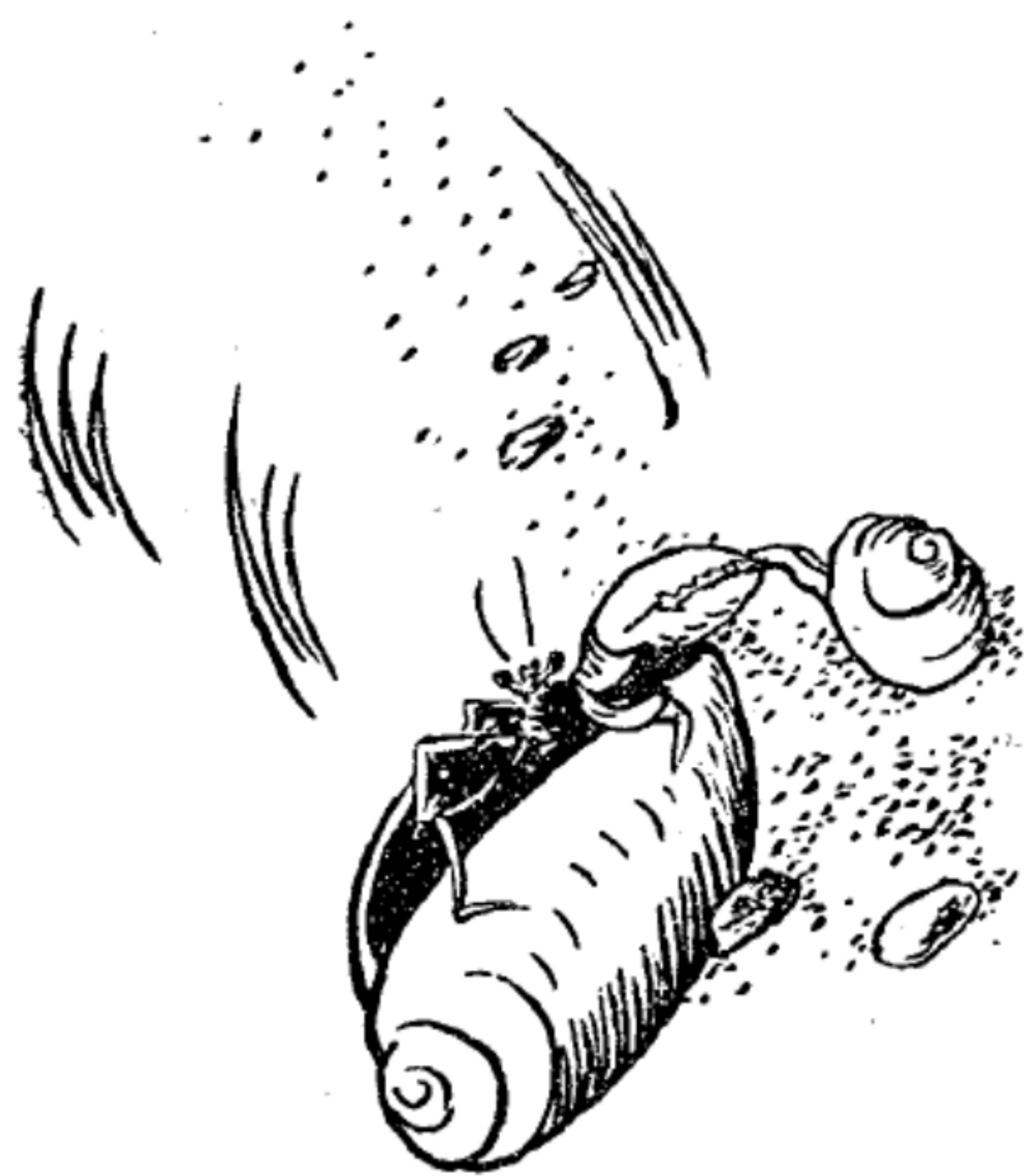
蝸牛於是用他自己的液汁修補他的破殼。在旁監視的寄居蟹很是驚奇，立刻就通知他們的同伴來觀看。一隻曾被穿山甲打破了「堡壘」的寄居蟹很是高興的走近蝸牛，向蝸牛說了一聲

「宗家」之後，就問道：

「你是甚麼大學出身的？這樣好工程？」

蝸牛聽了那寄居蟹的話，又見他親切地叫自己「宗家」——認親認戚起來，想他一定有甚麼要求自己了的，所以故意冷淡地答：

「你怎麼降低身份，向我認起宗家來呢？我和你甚麼相似的呢？至於問我甚麼大學出身，實在慚愧



得很，小學也沒有畢業……你老兄又是甚麼學校出身的？」

「我們都是警官學校出身的。我們學的都是怎樣去佔領別人的螺殼作為自己的生命堡壘，却沒有學過修理堡壘，現在看見你如此巧妙的修理你的硬殼，使我們以為你是工科大學出身的呢。閒話少說，請你替我補一補我的堡壘好嗎？」

「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，」蝸牛說，低頭又做他的工作。

「不能？不能也要！」

於是蝸牛就被拘禁起來。

## 九 蝸牛山龜相繼陞官

穿山甲突圍逃走了的事，很快就有長脚蟹來「報告」海龜元帥了。於是由憂慮變成了歡喜，他除了傳令嘉獎有功的長脚蟹之外，還吩咐龍蝦秘書長籌備「祝捷大會。」

忽然，一隻寄居蟹來到海龜元帥的面前，叫了一聲：「報告！」海龜元帥就點了點頭，應了一聲「哦！」意思是說：「你說吧！」

「報告元帥！我們帶來了一個俘虜！」

「俘虜？穿山甲嗎？」

「不是。是蝸牛。」

「正好！我們正要籌開祝捷大會，就殺了他來祭旗吧！」

「報告元帥，我們提議不要殺他……」

「混賬！我已決心殺他，你們不得多言！要他何用？」

「報告元帥，如果不殺他！他的用處很大……。」

「你說！」

「我們正缺乏工程人員，蝸牛會修理我們的堡壘。」

「帶他上來！」

寄居蟹立刻把蝸牛帶了上來，海龜

元帥就問蝸牛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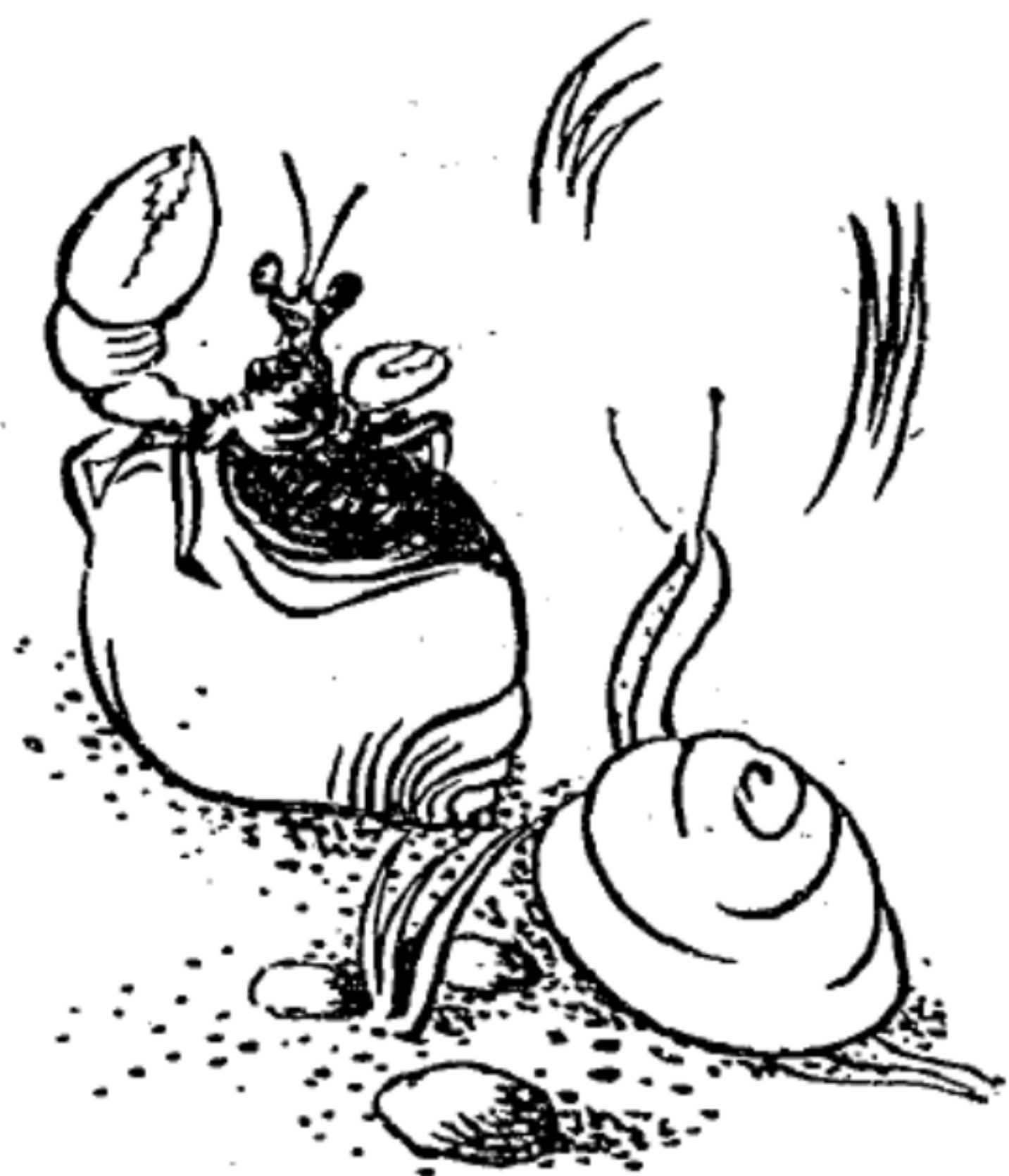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是工程師嗎？」

「不是。我是代表。」蝸牛答。

「那麼，你有什麼用？」海龜元帥又問。蝸牛答不出話來。而寄居蟹却替他答道：

「他說他小學還沒有畢業，但他會修理一切。」

「不是一切，」蝸牛辯解道。「我只會修理我自己的硬殼，此外什麼也不會。」



「報告元帥」寄居蟹搶着說。「這一次戰事，我們寄居蟹損失最大，我們十幾個堡壘被打破了，非強迫蝸牛修理不可！」

「我沒有修理慣你們那麼大的房屋的，何況我一個助手也沒有！何況我是來開會的。」蝸牛很痛苦地說。

「你來開會，難道就只有你一個嗎？」海龜元帥問。

「十個。有的在途中遇了難——螢火虫捕殺我們！」

「好！」海龜元帥大叫一聲：「立刻派出長脚使者去迎接他們！在路上凡遇見蝸牛都請他們來！不來也逮捕他們來！」

一隻在旁的長脚蟹應了一聲：「遵命！」就走了。

海龜元帥回頭對蝸牛說：





「你已經是這裏的官員了：第一、你是裝甲會議蝸牛代表團團長；第二、你是蝸牛工程隊的總管；第三、你是我們這裏的唯一科學家了。」

蝸牛代表很高興：因為他已經不是俘虜了。他拜辭了海龜元帥，走了出來，寄居蟹很客氣的陪着他。

「蝸牛代表先生！」

不知誰這麼喊了他一聲，他抬頭一看，知是山龜校長，於是說：

「喂，山龜校長先生！原來是你！你到了很久啦！」

「是的，我到了很久，可是你們到得太遲！」山龜校長有點嘲笑地說。

「你雖然到得太早，可是似乎沒有什麼用！你有人事，你先到，不知你現在是何官職？」

「還未正式開會，還未實行選舉，有什麼官職呢？」

「可是我已經有了官職啦！」蝸牛驕傲地微笑。

「我知道，你的官職的銜頭叫俘虜！」

「放屁！」蝸牛喝道。

這時，正在陪伴着蝸牛的寄居蟹却向山龜說道：

「我忘了介紹，這位蝸牛先生是我們這裏的唯一科學家，蝸牛工程隊的總管。」

「是嗎？」山龜校長向蝸牛鞠了一躬。「你運氣真好！」

山龜校長立刻去找女鸞。女鸞一見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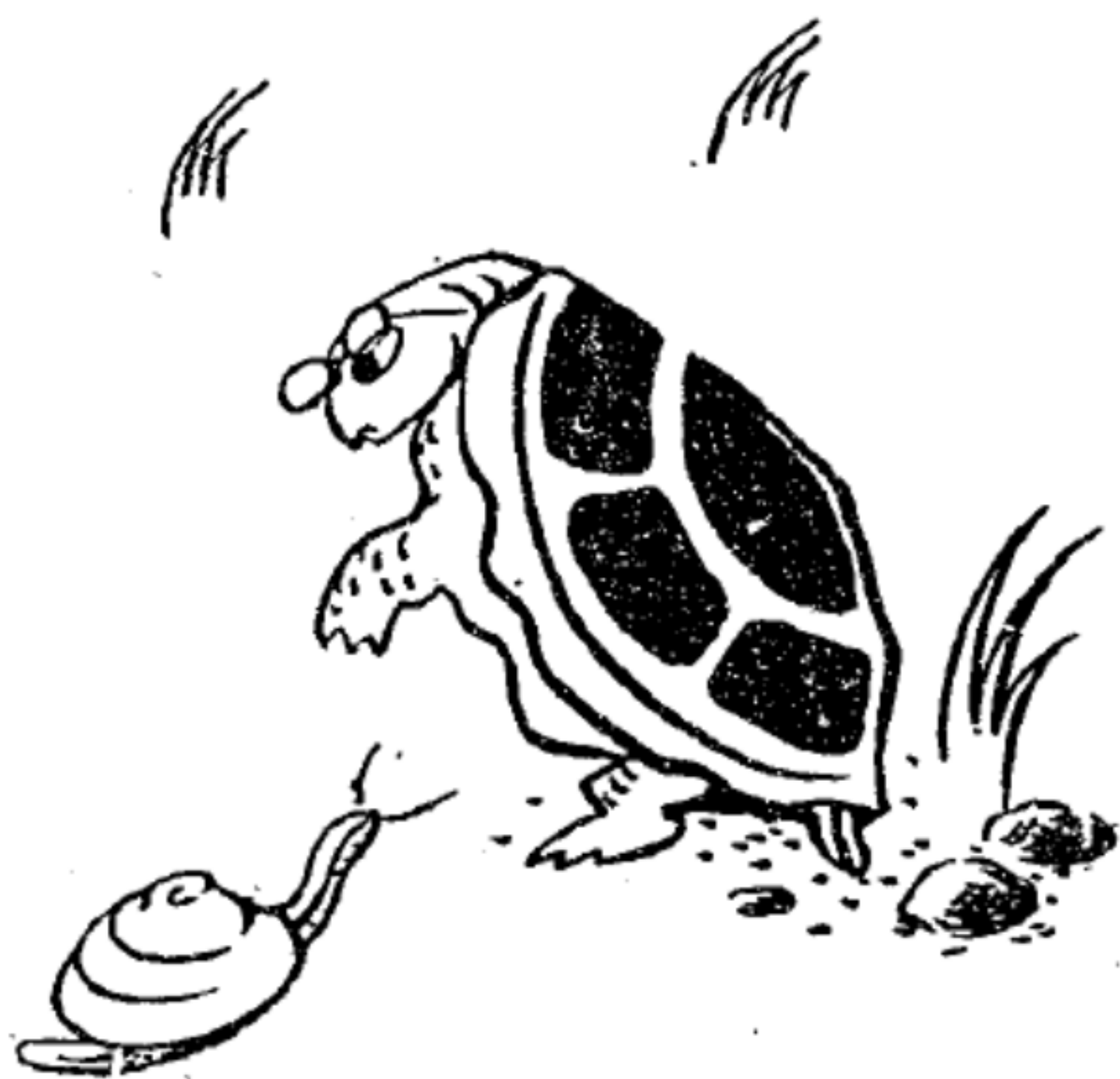
山龜校長心裏就很高興，她說：

「校長，你爲我寫的「萬里尋夫記」寫好了嗎？」

「剛才寫好，我正想來找你的，在路上却遇到了蝸牛代表，我只知他是俘虜，

誰知他神通廣大，一見了元帥，就當了官。我以前太老實，以爲等到開大會選舉時，一定會有我的份的，現在被他後來居上了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！」

「親愛的，你放心吧！」女鸞安慰他說。「他當了一份奴隸總管算得什麼！來！跟我去見元帥去！」



於是山龜校長跟在女鸞的背後來到了海龜元帥的司令部。看見海龜元帥和龍蝦秘書長正在忙個不了。海龜元帥雖忙，但一見了女鸞就立刻放棄了工作，向女鸞走來。

「親愛的，你很忙嗎？」女鸞說：「我因為看見你太忙，我特自帶這位山龜校長來幫你的忙。校長有很多計劃要貢獻你的。他對司令部的防衛計劃很好。還有，他說了願意負起「祝捷大會」的籌備工作……。」

「好的，」海龜元帥說。我信任他，我就立刻派他為我的顧問吧！」

「親愛的，你說錯了！」女鸞說。「你應該說，我聘請你為顧問！不是「派」呀！」

「咬文嚼字，其實「聘」也是「派」呢！」說完，海龜元帥大笑了一陣。山龜校長退出來了，他故意在蝸牛的面前經過，但不睬他，只是連聲說道：「當顧問，我實在當得厭了！不過，厚情難却呀！」

## 一〇 元帥兼任宣傳部長

山龜校長當了海龜元帥的顧問，他就貢獻了很多計劃。元帥說，我們要在這個海灘的最高地方做司令台，但却有一種憂慮，就是怕萬一被陸上的敵人——如穿山甲之類的敵人包圍了，我們那時要撤退回到海中是不容易的，既不容易就難保不會被敵人捉去。如果連元帥也被捉去，那還成甚麼話呢？所以我們的計劃必須周詳，要連一些疏漏也不許有。

於是山龜顧問就又貢獻了一個計劃。他說，我們必須在海灘的最高地方做司令台，那是毫無疑問的。我們除了派出大鉗蟹的隊伍，寄居蟹的隊伍，長腳蟹的隊伍，鬚的隊伍，作着重重的警戒之外，還得築一道防線從海面直通司令台的旁邊。用弧形繞着司令台，三面是水，只有一面和陸上相通，所以萬一發生戰事，也可以據守這里，到最後還可以從水路迅速撤退。山龜顧問還劃了一個圖樣，交給海龜元帥看過，認為非常滿意。元帥立刻把他的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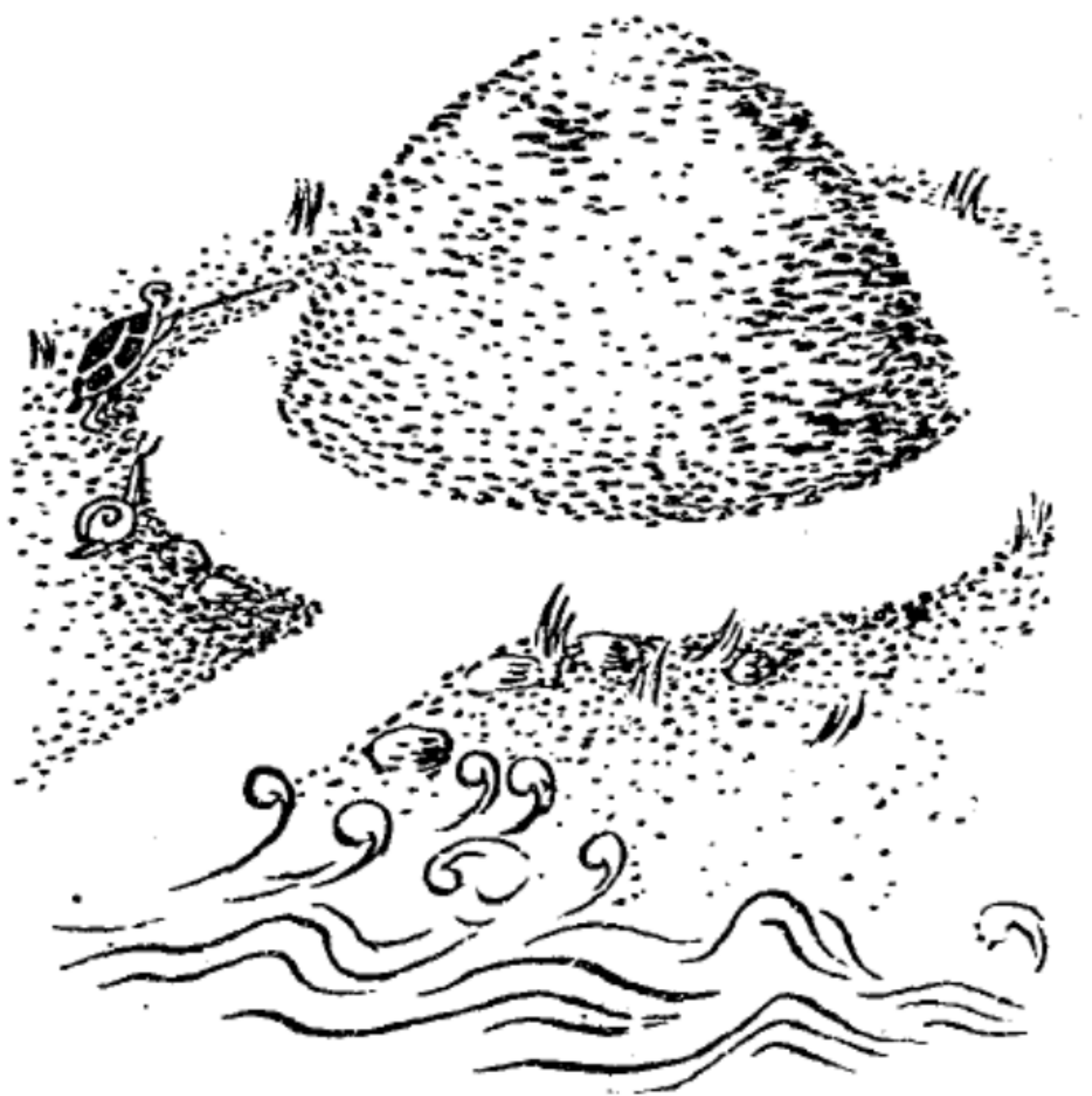
學家——蝸牛工程隊總管叫來，把那山龜顧問的計劃交給他：

「這是「山龜防綫」的計劃，是山龜校長親筆寫成的重要計劃，你即刻動員一切工程人員，要在最短期間完成它！」

「報告元帥，我們蝸牛，只知道修理堡壘，不會建築運河的。要我們蝸牛隊築一道防綫自海面直達司令台附近，恐怕一百年也築不成的。在我們蝸牛看來，這那裏是防綫工程，簡直是築運河呀！」

山龜顧問看着那蝸牛的苦臉——對着計劃書要哭要哭的樣子，所以就從旁冷冷地說：

「這叫做『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』！」



這句話原是出自三國時代諸葛孔明的「出師表」中的，孔明爲了出師征伐曹操，寫了一道奏表給他的君主，說他是怎樣的盡忠於他，所以對着奏表傷心得不知說些什麼好。山龜顧問是一位堂堂大學校長，自然是學問通古今的，所以就引用了這一句，算是對蝸牛的一種奚落：意思是嘲笑蝸牛對着那計劃書要哭要哭的樣子。蝸牛是連小學也沒有畢業的，對這些引經據典的說話自然不會完全了解的，可是呢，他也直覺到山龜的話是嘲笑他的。

海龜元帥想了一想，覺得蝸牛的話的確也是實情，牠們是那麼小，和海龜對比起來恐怕要小千百倍的，對的，在牠們看來簡直是築運河呀！元帥於是對蝸牛說：

「算了吧！這計劃還是得由山龜顧問來完成的。」

元帥立刻要找大龍蝦秘書長發命令，動員所有的海灘上的動物來築防線——蝸牛所說的「運河」。元帥派長腳蟹去請秘書長，可是龍蝦秘書長却不讓長腳蟹見面，只叫龍蝦太太出來回話：

「秘書長不舒服，他今天不見客。請你回報元帥：秘書長今天請假！」  
長腳蟹於是將情形回報海龜元帥。元帥也就明白了幾分：龍蝦是假病

的，因為山龜校長來了之後，海龜元帥很重用他，有事情都和他商量，反而不大理會龍蝦秘書長了，龍蝦雖是海上的猛將，但他不能離水太久，在乾燥的陸上行動，他是不能支持太久的。因此自從山龜校長來了之後，海龜元帥就很多事情都不和他商量，他自然很不高興。現在又採用了山龜的計劃，要發通告的時候才來找他，難怪龍蝦秘書長要發氣的。

海龜元帥只得親自發令，要所有的隊伍都集中司令台附近，聽山龜顧問的指揮建築防禦工事。隊伍都集合好了，牠們都受着山龜顧問的指揮：照着他的計劃開工。

海龜元帥很想親自去找龍蝦秘書長談一談，看他是否真的有病。元帥確實有點不安：龍蝦秘書長是他多年的同志，一心擁他當元帥的海上健將，在



陸戰上雖然對他的幫助不會很大，但在海戰上確是少不了龍蝦的。

元帥在途中遇着了海螺（法螺貝），他就問：

「你做什麼宣傳部長！常常不見你的！我們打了勝仗，正要先來一個祝捷大會，但總不見你有甚麼宣傳表現的！」

「報告元帥！」海螺說。「我已經宣傳了好久了！」

「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你的聲音呀！」

「元帥，我怎能吹響我自己呢？」

「我會見過一個牧羊人吹着海螺，響得很。」

「可是我却不能吹響我自己呀！」

「你既然不能吹響自己，那你就辭掉你的宣傳部長吧！」

「遵命！」

元帥立刻吩咐長腳蟹，把一個海螺的殼搶來，他就握住牠，向着海灘大聲吹奏起來了。他自己兼任宣傳部長了。

海灘上的所有的裝甲部隊，聽了他的聲音，都齊向他集來。他於是向他們說：



「在我們的裝甲會議還未開幕之前，我們要先來開一個祝捷大會——我們打敗了穿山甲，這是我們勝利的開端呀！」說着，他又轉過頭來對山龜顧問說：

「這個祝捷大會，由你當主席吧！你是社會賢達呢！」

## 一一 祝捷大會開幕

海龜元帥請山龜顧問當大會主席，說他當過校長，著過「女鬢萬里尋夫記」，是學者，是社會賢達，最適宜就是他。但山龜顧問仍要推辭，說他管教幾個學生也管不好，怎有資格當主席？而且說：

「我看還是去找龍蝦秘書長來吧，因為過去一切都是他經手的。」

山龜顧問這麼一提，提醒了海龜元帥，元帥是不能放棄龍蝦秘書長的。他得親自出馬去找他。

海龜元帥下了海，他游到一個石岩邊，就遇着了龍蝦秘書長的太太。龍蝦太太很有禮貌地向海龜元帥打了個招呼。

「秘書長在家嗎？」

「在的，元帥。」

「聽說他近日不舒服，我特來探他的。」

「是的，元帥。他是很厲害的神經衰弱，他本來想到你那裏去辦公的，是我勸阻了他。請元帥原諒。」

「這是他平時過於操勞的原故，他應該多休養。」  
元帥和龍蝦太太談了一刻光景，龍蝦秘書長就出來了。他們簡單地行了禮。

「聽說你不舒服，是舊病復發嗎？」

「是的，元帥。老毛病：失眠。」

「也許你想得太多。」

「事情複雜，當然要多想。」

「我們打敗了陸上動物穿山甲，現在士氣很旺，正應該來一次祝捷大會，現在隊伍都齊集好了，希望你出來主持一下，雖然這事會



加重你的操勞。」

「元帥，我實在不能出席。我出席不出席不關重要的，元帥。」

「朋友，你不能這麼說。我跟你共患難的兄弟一樣。現在是緊急關頭，你不理，我不理還成什麼體統呢？」

「元帥，我對你是毫無二心的。我過去擁護你，現在擁護你，將來仍然擁護你。」

「那麼，你答應來了？」

「不，我不能來。如果你還不能放心，我派我的太太代表我好嗎？」

「這也好。」

龍蝦太太跟着海龜元帥游近了司令台。當海龜元帥剛爬上岸，龍蝦太太却一跳就跳到司令台上了，她看見山龜顧問正在指揮裝甲動物佈防。

山龜顧問驅使很多認爲有防禦價值的海貝把守防線的外沿。

有一種叫筆貝的，又叫做圓錐貝的，又有人叫他們蠔叔的。他們的形狀是一頭圓，一端尖，像個圓錐。於是在防線的旁邊就排了很多圓錐似的東西。

(59)

又有一種叫骨貝的，在他的螺殼之外生長着許多刺，誰見了牠們都要害怕，而且無法近他，一近他就要捱到刺痛的。在着種種式式的海貝之中，他們都有着一種天然的防禦裝備。所以山龜顧問就命名他們為防禦部隊，派骨貝為隊長，要他率領海貝們守衛防線的最外圍。

山龜顧問佈防完畢回來，正看見元帥坐在司令台上等他回來開會。而且已派定女鸞代表為司儀官。她叫道：

「一、大會開始！——二、唱軍歌！」

元帥是兼宣傳部長，他就指揮他的軍樂隊——海龜們都一齊吹起法螺，而其餘的各級隊伍就齊聲唱起「打打打，殺殺殺」的軍來。

「三、主席宣佈開會理由！」



山龜顧問向元帥行了一鞠躬禮之後於是說話了。他說：

「各位武裝同志，我們很可驕傲我們都是裝甲動物。但是我們裝甲部隊大聯盟在一起的，以這次爲破天荒第一次。這都是由於我們偉大的海龜元帥的賢明領導！元帥將更賜給我們更多的幸福。由於陸上裝甲叛徒穿山甲的破壞，曾經惹起一場戰事，但在元帥的英明果斷指揮之下，終於把敵人擊潰了！並且把敵人俘虜了！……」

「俘虜在那裏？」有誰質問道。

「哪！這就是！」山龜顧問指着蝸牛答道。

「喂，你須知道：我是以代表的資格來開會的！」蝸牛抗議道。

「你是僞代表！我們只知道你和穿山甲是同夥！你是這次戰爭的唯一的俘虜！但我們是優待俘虜的。所以不特不殺你，反重用你，任用你爲蝸牛工程隊的總



管……。」

正在辯罵中，忽然傳來了一種兀衣，兀衣，兀衣——的聲音，原來也是硬殼動物的天牛飛到了附近的一顆樹上，在觀察沙灘上的動靜。但祝捷大會的動物們聽到了這種聲音，以為是戰爭的信號，所以很是恐怕，會場秩序為之大亂。

## 一二二 「救星」狃狃的出現

當祝捷大會正在開會的中途，就有一種兀衣，兀衣的聲音出現。大家以爲這是戰爭的信號，所以會場秩序大亂。海龜元帥立刻派出長腳蟹去偵察實情。

山龜主席有點害怕，他問海龜元帥道：

「元帥，我們用不用撤退到海中去呢？」

「不用慌張，大概沒有什麼事的。等一刻，長腳蟹去偵察回來，就可以知道實情的了。」

却說那長腳蟹們四出偵查，一隻長腳蟹走到海灘接近陸地的地方，那裏有一棵斷樹。他聽見聲音是從那里發出的。他舉頭看去，沒有甚麼。他繞樹行了一周，才看見一個黑色的甲蟲，眼睛突出，有一對很長的觸角，他站在樹幹上拚命地叫。



「喂喂，你是甚麼傢伙，敢在這裡吵耳？」長腳蟹看見他是那麼一個小蟲，已經安心了許多，所以直稱對方為「傢伙」。

天牛停止了叫，把頭轉向地下看了一看，答道：

「你又是甚麼傢伙？敢來干涉我？你難道不知道我就是天牛嗎？」

「你這高傲的傢伙，你有甚麼本領，說來聽聽！」

「我的本領多着呢！第一，我的聲音會使你們害怕，你們全海灘上的裝甲部隊都要害怕，我一兀衣，兀衣地叫，就真像鐵也要給我磨斷似的。第二，我們的幼蟲能穿過極堅的樹幹，所以人們稱我們的幼蟲為鐵炮蟲。」

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

「來偵察你們的動靜。你們擅用裝甲部隊的名義召開什麼裝甲會議，你們的海龜元帥自高自大，自己稱皇稱帝的把平靜無事的海灘攪得滿城風雨似的。我們天牛難道不是裝甲動物嗎？糞屎蟲難道不是裝甲動物嗎！穿山甲難道不是裝甲動物嗎？你們的海龜元帥為甚麼不邀請我們呢？」

「不邀請你又怎樣？」

「你們以為你們的甲殼太堅硬了吧？我可以叫我們的幼蟲打穿了你們！」

「不要恐嚇吧！給我走開！」

「這是你的地方嗎？」

「這是我們的防地！」

「防地？笑話！誰封給你們的防地？你們準備跟誰作戰？防甚麼呢？這是大家的地方，不能獨佔的！」

「不要多說！給我滾！」

「我不滾，你又怎麼？」

「不滾就俘虜你！」

長腳蟹要爬上樹去捉天牛，只

爬上幾步，就又跌回地上，天牛看得發笑起來。

「回去告訴你們的元帥，不要太多事。太多事不會有好結果的。」天牛說完了話就飛走了。

長腳蟹急急跑回去見元帥。把遇見了天牛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。元帥



說：

「不要怕牠！牠能奈我們什麼何！繼續開會吧！」

已經逃走的動物們，又重新聚集在司令台前，聽主席山龜說話。

「因為有元帥，才有我們這一支隊伍；因為有元帥，才有我們今天的會議；因為有元帥，我們才戰勝了穿山甲，而且將戰勝一切的敵人。因為有元帥，我們才有這個祝捷大會，才有千千萬萬的裝甲動物齊集這裡，要聽元帥的訓話。所以我敢說，元帥是我們的靈魂！他堪稱爲「至聖至神的裝甲之王」！」

「裝甲之王萬歲！」

「我們投票決定吧！贊成我們的元帥改爲裝甲之王的，請投票！」

凡是到會的裝甲們都投了一票。獨有龍蝦太太沒有投。因為她是龍蝦秘書長派來看大會的情形的，吩咐她如有重大事情時，要回來告訴他的。所以要舉行投票時，她就一跳跳回水裏，游回家去了。

正當元帥稱王的時候，一隻怪物出現了。他是長面孔，像馬面。有四隻脚，有長尾巴。周身披甲，像是準備隨時都要打仗似的。元帥一看見他，就

向他下跪，弄得所有的裝甲們都向他下跪，向他叩頭。

「狃捺（求余）老爺，你來得正好，你來了，我甚麼都不怕了！我知道你是以援助人家爲目的的。你真不失信，你真的依約而來了……。」

「是的，我正是來自南美洲，我一接到你的請求，我就趕來的，我是專以援助人家爲目的的。甚麼地方需要我，我就到那個地方，我就援助那個地方。」

於是祝捷大會立刻變成了歡迎大會。而狃捺就無形中變成了王上王。



### 一三 迎來了一個「鬼」

當大家正在熱烈歡迎狹狹的時候，狹狹不斷用眼睛注視着蝸牛，也看了好幾眼寄居蟹。蝸牛覺得狹狹注意自己，心裏很是高興，以為狹狹將來一定會重視自己的。

當歡迎會散會的時候，狹狹就走過來很親熱地招呼他。

「你在這裏是當什麼職務的？」狹狹問蝸牛。

「我是蝸牛代表，又是這裏的蝸牛工程隊的總管。蝸牛答。

「你有多少隊員？」

「百多個。」

「我現在要去視察一下。」狹狹說了就要蝸牛帶他去視察。在路上又問：

「這個海灘，寄居蟹多嗎？蚌類多嗎？」

「相當多。」

「蠓多嗎？」

「相當多。」

「這個地方很好。我希望長期住下去。軟體動物很多，很多，很好很好。」

犛獮視察蝸牛工程隊的那天晚上。正是朦朧的月色。犛獮偷偷地在海灘上逡巡。犛獮是慣於夜出的動物。他走到了蝸牛工程隊的地方。蝸牛的視力是很鈍的，一下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到他們的住處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！」

「犛獮老爺嗎？」

犛獮不答。他把一隻蝸牛咬進了口裏，一下子吐出了蝸牛殼，接着他吞了第二個，又吞第三個……。其他的蝸牛都恐慌了，他們紛紛逃進了石縫裏躲避。



犛塗吃了十幾隻蝸牛之後，他本來還是想要多吃一些的，但因為找不到他們，他這才走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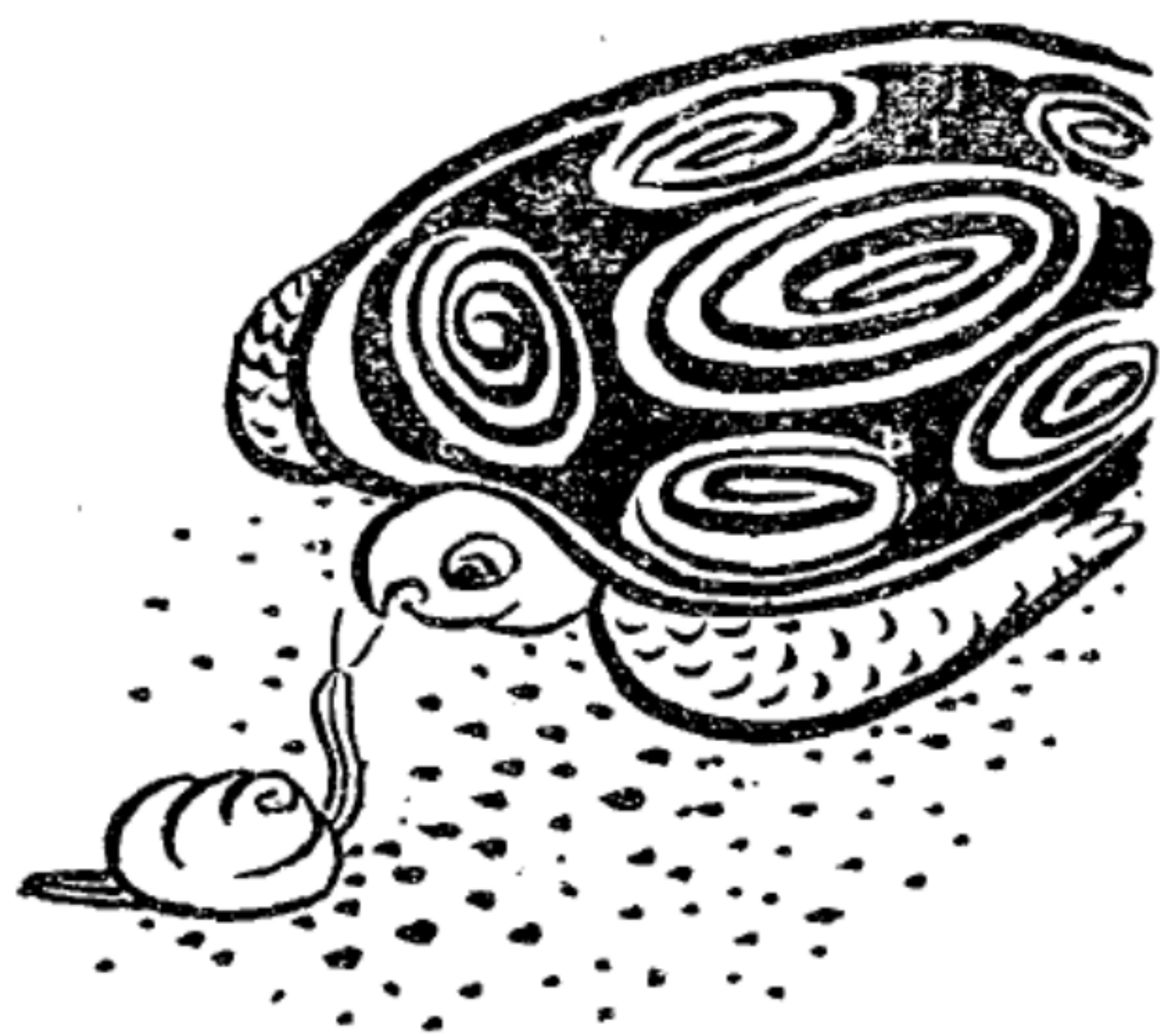
天剛亮，一隻蝸牛就來找總管，將昨晚犛塗吃了十幾個同胞的事報告給他。他知道，要他立刻向海龜元帥——裝甲之王告發犛塗的暴行。

蝸牛總管立刻去見海龜，他訴說道：

「犛塗老爺昨天要我帶他去我的工程隊視察，誰知他立心不良，於昨天夜裏偷偷摸摸地把我的隊員吃了十五個之多，大王，我們這次請求援助，不是請來了一隻鬼嗎！」

「有這樣的事嗎？」海龜考慮了一刻之後，他繼續說：

「我們設身處地，要是人家請了我們去幫助人家，我們會自己帶食物去的嗎？犛塗喜歡吃軟體動物和爬蟲類，誰叫你們生為軟體動物？」



「那麼，我們請他來的目的是爲什麼呢？」

「請他來幫助我！他是爲我而來，不是爲你們而來的！你也是爲我而工作的，你應該知道，你原是俘虜，我不殺你，反而重用你。我可負責地對你說，我可以在狄獠的跟前請求他不吃你，保證你的生命安全。至於你的隊員我可不敢說。」

「他們說要總罷工呢！」

「他們敢？」

「不敢也得敢啦！除了死之外，他們還有什麼怕？」

蝸牛走了。海龜去見狄獠。狄獠拿出了一紙計劃書給海龜看。那計劃書說明要派五十個狄獠去幫助守衛這個海灘。但海龜必須每日供給他們二百隻蝸牛，二百隻寄居蟹，二百隻小蚌，二百隻蠔。

海龜看完了計劃書，滿意地說：

「這很好。不過，每天二百隻蝸牛，恐怕做不到吧？」

「你不會派長腳蟹到處捕捉嗎？」

「這，可以的。」



「那麼請簽字！」

海龜在一紙計劃書上簽了名，又在一紙互助協定上簽了字。

却說蝸牛總管回去見他的隊員，他祇得將海龜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大家。大家都很忿怒，有的主張罷工，有的主張逃走。

「我主張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。」一位說。

聽說海龜和狃狃訂了密約，答應每天供給狃狃二百個蝸牛。我看甚麼罷工是沒有用處的了。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走。喂，我主張去請寄居蟹來大家商議對策才是！因爲密約上也有規定每日供給二百隻寄居蟹的。」

他們于是把寄居蟹請了來。

「喂，朋友，」寄居蟹的代表對蝸牛總管說：「昨天你帶他出來視察，他問了你些什麼？」

「他問：『這裏寄居蟹很多嗎？』我說：『相當多』，」蝸牛總管答。

「寄居蟹朋友，你們怎麼打算呢？我們打算逃，不過我們怕海龜又派長腳蟹去攔截我們回來，你和長腳蟹是親戚，請你轉知長腳蟹，要通氣點！」

「這，可以的。我正想召開寄居蟹會議，我們應該搬到別個海灘去了。」

## 一四 大混亂和大混戰

蝸牛們決定逃回山上，他們以為在山上的林蔭裏，土壁上要比這裏好得多，只因海龜元帥的一封信，叫他們來開會，路上多艱苦才能達到海灘，很多同伴在半途遇着了螢火虫，被俘擄了，是爲的甚麼？只爲海龜元帥的一封信！他那封信，真是說得好聽，說什麼天賦我們一套甲殼或者硬殼，就是給與我們一個作戰的使命，這作戰的使命，是要我們征服所有的動物，都受我們支配，——這些話真是錯誤之極，各有各的生存環境，我們爲甚麼要征服別的動物，支配別的動物，我們實在是上了海龜的當，我們那裏是來開會，簡直來做他的俘虜，做他的奴隸，我們生成一套甲殼或者硬殼，只是爲了防衛我們自己，那裏是爲了征服別的動物，支配別的動物。

蝸牛逃了，日夜不息地趕路，他們全靠上面的一大段道理說服了守路的人。

在路上，蝸牛們遇着了一大隊穿山甲，那些穿山甲正是要到海灘去的。

「你們開完了會，現在歸鄉了嗎？」穿山甲問。

「穿山甲老爺，告訴你們，海灘上現在又多了一個霸王呢！——」蝸牛還未說完，穿山甲就截斷了他的話：

「海龜稱王了嗎？」

你猜得不錯，山龜提議稱海龜為裝甲之王，誰也不敢反對，只有龍蝦秘書長很消極，他自己不來開會，只派他的太太來。海龜稱王的時候，連龍蝦太太也退席了。海龜自從得了山龜之後，就冷落了龍蝦秘書長，我想龍蝦秘書長有機會一定要反對他的。後來又來了一個鬼東西「狃捺……」

「你們全體都逃走了嗎？」

「我們蝸牛工程隊的隊員全體都逃了。只有我們的總管還不肯逃，他說他要暫時留下看動靜。」

「多謝你！」

無數的穿山甲向着海灘進發。

穿山甲的後面是糞屎蟲。糞屎蟲原本是會飛的，現在却在穿山甲的後

面，他們要讓穿山甲做先鋒，只等穿山甲一發命令，他們就會飛起來的，因為他們一起飛的時候，就是放射毒氣的時候。

穿山甲是同時派出了很多空軍的，那就是天牛。

已經到了海灘的「檢查站」了。站長是大鉗蟹，他向穿山甲們喝了一聲：

「停！」同時高叫一聲：

「出來！」

於是無數的大鉗蟹從沙洞裏爬出來。

「穿山甲老爺，你們來做甚麼？」大鉗蟹站長說。

「我們雖然住在山上，但我們有來這裏玩玩的權利。」穿山甲的領隊說；

「這裏是我們的地方，你們不能隨便到來的！」

「這裏是屬於大眾的，誰想來都可以來！」

「你們不能隨便進來！」大鉗蟹站長正說間，想不到他突然被三隻大鉗蟹逮捕了，他被他們的大鉗子殺死了。

「兄弟們，我們回到我們的沙洞裏罷！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，我們不管別人！別人不妨害我們，我們也不妨害別人。我們再不能爲海龜做犧牲品了！我們立心做一個自由的大鉗蟹罷，不能再做奴隸！」

於是，大鉗蟹們完全不見了。（他們退回地下了）。

穿山甲衝進了裝甲部隊的隊伍中了。

海龜大王和犛獮正在司令台商議怎樣佈防，怎樣派來更多的犛獮援助作戰等計劃的時候，一隻長脚蟹慌張地走了。他慌張地說：

「大王不好了！很多穿山甲衝進我們的海灘的中心地！」  
「大鉗蟹爲甚麼不截擊他們呢？」海龜問。



「大鉗蟹把他們的站長殺死了！他們投降了穿山甲！」

「這還得了！」

「不了得也要了得啦！」

「狃捺老爺，怎麼辦呢？」海龜回頭問。

「不要緊，有我在這裡。」狃捺說。「穿山甲不是我的敵手，我會鑽土！

我比穿山甲大得多，他要稱我老大哥的，我的爪子他抵擋不住的。」

「不過。他們很多呀！」

「一千個來我也不怕！」

正說話間，穿山甲已衝到司令台附近了。於是裝甲部隊陷入混亂狀態。

同時也陷入了混戰的狀態。忽然，半空中有震響的聲音，原來糞屎蟲出動了，他們同時放射出一種臭氣。山龜說：「毒氣！毒氣！」忽然，他又聽見一隻天牛在他的背上兀衣！兀衣地叫，他想，天牛來鑽我底背了。天已黑了，天空中忽然又出現了無數的螢火蟲，蝸牛總管很是恐慌，他想。我又要變成俘虜了……。

## 一五 海龜和犛猴該死有餘

蝸牛看見螢火虫覺得害怕，山龜聽見天牛在自己背上大叫更覺得害怕。海龜完全把希望放在犛猴身上。犛猴雖說一千個穿山甲到來他也不怕，但他却覺得力量很孤單，深怕自己也變成俘虜。

天上的月色很明亮，照見海灘上的大混戰。犛猴想，我如果敵不過穿山甲怎麼辦？——我只一個，他們成百個，以一敵百，是很困難的，不過我還有最後的一個本領：鑽到地下去。

犛猴一邊想着，一邊迎擊着他衝來的兩個穿山甲。穿山甲用輪流衝擊的辦法來對付犛猴：幾十個穿山甲一個個地向他用力衝來，立刻又退了。

覺得這很難應付，他能有多少氣力去抵抗敵人呢？他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了。

「我逃吧！」犛猴想。他立刻向前衝去，衝過了穿山甲的包圍綫，於是立

刻用牠的指爪挖泥，泥砂向四邊飛濺，在月光底下形成了一個奇景。穿山甲們還不知道他是想逃走，祇以爲他是用飛砂的戰術還擊他們，所以穿山甲就暫時停止向他衝擊，但是很快地就不見了犛塗了。

「怎麼，他那里去了？」

「他鑽進地下去了！」

「追他!!!」

穿山甲們都鑽進地裏去了。

正在這時，一匹低飛的螢火蟲却發見了蝸牛，他說了聲「好東西」，就俯衝下來，向蝸牛刺了一針，蝸牛就登時失去知覺。

正在這時，幾只糞屎蟲正盤旋在山龜的頭上，放出一陣陣的毒氣，使他悶得幾乎要死。同時在他背上還有不祇一匹的天牛在兀衣，兀衣地叫着，像是一根鐵針鑽他的背，後來他就失了知覺。

正在這時，海龜見犛塗被穿山甲衝擊，結果終於鑽進地裏，同時又被穿山甲追進地裏，下落不明，海龜見大勢已去，就悄悄地逃走，他從司令台上偷偷地溜下，要從「山龜防地」的直通海面的壕溝逃回海中。但當他剛下水，



潛游了幾下，就覺得水底有異味，而且雖在月光之下，他看不見前路——前面是一片黑。

「完了！海龜想。「誰在斷我的後路呢？」

海龜回頭就走。忽然，他發見水中的一匹小蝦，他把他逮捕了。

「你說？這是怎麼一回事」他問小蝦。

「這不關我事。但我可告訴你：這是怎麼回事！」小蝦開始述說這件事的始末，事情是這樣的：玃徐吃蝸牛，蝸牛工程隊的隊員全體逃走，在路上遇到穿山甲，將海灘的情形都告訴了穿山甲，自然也將龍蝦秘書長對海龜的怎樣不滿也告訴了穿山甲，所以穿山甲來到海灘，大鉗蟹投降時，穿山甲就對那檢查站的站長說：「如果你是真的投



降我們，那麼你還應該替我們達成一種任務：替我們送一封信給龍蝦秘書長。大鉗蟹就把信送去了，信是要求龍蝦設法截斷海龜的後路。龍蝦接到信後，想了很久，終於帶了一隊龍蝦，把一羣墨魚誘近了海岸線，龍蝦就立刻下令向墨魚襲擊，墨魚爲了自衛就放射墨汁，於是把海水都染黑了……。

聽了小蝦的報告，海龜大叫一聲：

「該死！」

小蝦不明白海龜的「該死」是指誰，是指海龜自己該死呢，還是指龍蝦該死呢，但忽然海龜却把小蝦咬死了。海龜爬上了岸，他也想找躲藏的地方，但是找不到。他也想鑽地，他把頭往地下鑽，結果只把頭藏在沙中。但忽然他被穿山甲拔了起來：

天已亮了。

海龜和犛獠都已變成俘虜，海龜看看犛獠，犛獠也看看海龜，不覺互相流起淚來。

穿山甲對海灘上的裝甲動物說了幾句話，他說：「海龜和犛獠已被捕了，其餘都無罪，從今以後大家都應該可以過和平生活了，現在，我們要開

始公審這兩個壞傢伙了！」

審訊之後就是判決。

判決書這樣道：

「海龜和犛狻該死有餘！

讓裝甲大眾每位都打海龜和犛狻一百棒，直至打死爲止。」

忽然又有誰想起龍蝦秘書長最初也曾策劃這個害人的裝甲會議的，那麼應如何處置？但大家又決定，他是最後斷了海龜的後路有功，可以將功贖罪。

滿海灘都是戰死者的屍骸。

陽光照耀大地，一切歸于平靜無事了。現在大家都可以活，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到海灘上玩了。



海灘上的裝甲部隊



著作者：胡明樹  
繪圖者：陸無涯  
出版者：現代書店  
承印者：西南圖書印刷公司  
西環堅尼地城海傍23號  
經售者：各大書局  
定價：一元五角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

471264

471264

471264

小平新校園
☆ 經 售 ☆
西單西長安街五十二號